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二

宋羅泌撰

後紀十三

䟽乞紀

夏后氏

帝禹

齊鑄作壺志作命古書命雲臺
命淵堂集古有夏禹印正作

夏后氏

夏籀文金
夏金書夏

盡鍾夏壺隸省
作夏后用之

如姓名禹

按禹廟謚議云或曰禹桀皆
易名周人革民視聽故以行

為謚追夏始祖與末王而加之夏商之世諱忌未行臣
子呼君父名無嫌猶朕尊卑得共稱之大禹之名飛在

新而開元禮祭夏王云散昭告于夏王禹瀆矣 一曰

伯禹

按禹一曰伯禹亦曰大禹者尊其爵為稱也羅疇

始稱大禹湯之功至克夏而後成故于湯歸 是為文命

自夏之後始稱成湯然則米謚乎抑字號也 其先出于高陽高陽

號見之孟子則重華文命為舜禹之號明矣梁武祠像

碑堯曰放勳舜曰重華而禹不著

故文命之說為迂詳發憚非謚辨

其先出于高陽高陽

族譜識之按漢律志及帝系三統歷皆謂為高

陽五世孫世本等以為高陽生孫失其世矣 字熙汶

山廣桑人也

見子雲蜀記今之茂洲後周汶山郡 姁直

汶川縣漢廣桑也故縣城在其西

敗數帝使治水稱遂共工之過廢帝之庸九載亡功墨云

伯蘇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荆之羽之郊此親而不善者楚辭云蘇婁直以亡身蘇軾云蓋剛而犯上者

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哉左氏之言後世流傳之過速帝禪舜熙怒于帝曰得

天之道者帝得地之道者王公胡為失論意欲自以為

公彷徨于野以患帝乃過之羽山書殛于羽山殛者致之死地而不返云爾

經云蘇竊息壤以堙洪水帝怒命祝融殺之羽郊故天問云永遏羽山歐文忠云蘇殛羽山慙而斃羽山海之

羽山縣獨丘山也元和志縣西北百二十裏字九十臨沂東南百十高四里周公里達萊南十五俗呼慙父山

南百步外有淵水常清牛羊不敢飲曰羽淵三年而死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有羽潭羽胸音同

是為羽淵之神

山海經云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今陸渾東有禪渚即鯀化之所河南容亦有

羽山鯀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為黃熊事詳晉語或云黃龍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

別寔為夏郊三代舉之

見晉語按鯀以殛死墓今在臨沂東百里惟神化爾歸藏啓筮

云殛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出啓寓咎也

初鯀納有莘氏曰志

帝系有莘氏之

子謂之女志傳仕有嬖女

是為修己

一作紀

年壯不字獲

若后于石紐

秦竄云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乃今茂之汶川縣石紐山也在西蕃界龍冢山之原

青城記吾生于石紐起于龍冢者世紀仕石均雄書云有人出石夷隨巢子謂禹生崑石皆指此也越春秋云

女嬉于岷山得薏苡蓋石苡苡流星之為蓋桓玄母馬氏之類故禮緯云祖以感薏苡生按書帝命驗云白帝以

星感修紀山行見流星貫昂感生如戎文命禹注金星
精如禹氏成生戎地名文命也又孝經鉤命訣云命星

貫昂脩紀夢接生禹注命使之星故世紀云脩
已山行見流星貫昂夢接意感生禹于石紐服媚之

而遂孕歲有二月適甲開山圖榮氏注云女狄莫及石

之遂孕十四以六月六日今淮南俗尚以六月六日為
月生夏禹禹王生日蘇軾游塗山廟詩

自注云是屠鬴而生禹蜀本紀云禹生石紐禹母吞珠

折胷而生故仲舒繁露云禹生發於
背契生發于胷屈原云勤子屠母于樊道之石紐鄉

所謂剗兒坪者孟子云禹生石紐華陽志郡國志生于

十任豫益州記廣平之石紐林者今其地名剗兒坪蜀
本記作剗兒畔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處及畜牧

有罪者逃之捕者不逼三年則原之畏禹之神亦猶窮山不敢西畏軒懷之丘也十道記紐為秦州地名隨巢

音禹生碣石之東斯繆矣禹生在縣未出用之前十數載則其在楚道矣長於西羌西夷之

人也青城記云禹生于石紐起于龍豕龍豕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填許山上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池自漏繼有水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齟齬烏喙耳三偏紀世

長九尺二寸耳參鏤本作漏一云九尺九寸載成鈐寢玉斗鄭注雒書靈準

夷掘地代藏成鈐懷玉斗注姚氏云禹胸有墨如北斗鄭謂懷璇璣玉衡之道藏鈐謂有骨表如鈎鈐星也

玉鈐復已世紀云鈐胸有玉斗首戴鈐虎悞大口足聲

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司馬索隱云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自身出故云稱以出非也蓋

稱量而出之用權之道如巽卦以巽行權而云巽稱而隱隱微也其次為天秤本此壹壹穆穆為

綱為紀

家語支子云每子云為綱為紀

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

大戴禮

師于大成摯

作覽作摯新序作執

暨墨如子高

百成子高

學於西

王惺

西王惺也新序作西王國白虎通義曰國先生繆也

賁懋聖德夢自湔于河

西四岳舉之舜進之拜治水土爵司空

易林云舜生大禹石夷之野進

詣王庭拜治水土傅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按舜攝時縣殛既死而禹用攝時蓋年十四後代守中多

矣傳云大司空按建武詔契乃握拈命

書中侯云伯禹為司徒禹為司空皆無大名

帝堯握拈命不試爵授司空

暨虞余度人徒以傅土

傳教布之謂畧分布之定州土

之形然後施工天問云降省下土四方即荀作溥即云教治非也

悼前人之非度乃勞

身焦思輕尺璧而憐寸陰志勤天下左準繩右規矩繩

長風沐甚雨攝從三子履四時乘四載

四載多說書注說文淮南注皆

以舟車獨充獨尸子塗以楫險以擥山樛沙軌宜是有說別見

行山表水斬高喬下

管刑

勢云禹斬高喬下以致民力

定高山大川

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異九州之所以分故推其高

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為究大河定而河之南為豫此分畫之要也孔云岳瀆差秩

失疏停道滯鍾水豐物身畱茂以為人先

禹功記云禹治水其功暨

成今江河淮海之神曰魚鼈盛衰隨世安危自是之後年必小減其物遞增其價以食晚耒之民應天意也

堯之水河之患為甚汴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濁河所
被冀兗重而雖輕汴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重兗之
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
自上而下有治水先後說見
發揮舊說自下而治上非是
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
呂覽淮南子禹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曰洪水禹道之為孟門
水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為二寰宇記呂梁在離
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今石之定胡龍門在壺西南梁
山在馮翊則龍門之南岐山在扶風夏陽則在其西差
遠水溢孟門時皆墊溺故始于壺口乃治梁山方及岐
所謂既載壺
口猶倣載也
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
穀孟津梳三門以

冀西河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卑懷底績孟門既開二地出于水從而治之漢志以為二山蘇軾以為河

患上及之水經禹鑿砥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今在陝一曰閼流地記河水東流貫柱觸于流者在南河水峻

害舟一十九灘勢三厓所言龍門下缺如竹箭者鴻嘉中楊焉言底柱於遠成帝使錫沒水鑿之不能去水益

起至今伯禹為萬世慮豈有可鑿留以俟焉者西河斯觸華山之北故妄者遂謂巨靈分山遂有二華之說

二渠

史記斯留二渠而北載之高地二渠謂濟漯漯川出貝丘今大河之所流周漢移改非古河也舊謂

今河與北潰亦非漯川王莽所塞書無二渠之說太史公易禹北山川言水行地中禹無載之高地事過

泒水至大陸散為九河合為逆河以入海

九河始元城今大名縣西

三里故潰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間涇渭漆沮伊洛溼潤眾流輻湊昏墊常先聖人故于冀充間逆設為河

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既至則猶未暇積
不隳民舍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禹穿

石也

自壺口至積石三千里水無甚害始壺口者以水患極于冀冀之水患在壺口也其功之所施見下

石曹說

冀州既入於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究青徐為東

偏雖高於豫豫高于青徐雖豫餘流由華洛而入河揚

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來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

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沉於揚又西次

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入而洪水定淪涕漯決汝漢引南

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

南河汴也道元云大禹塞滎澤開汴以通淮泗

有汴說別見沂從下邳入泗泗至淮陰入淮書云東會于泗沂入于海孟子言排淮泗注之江非也故李翱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高郵乃沂至于江併引孟子謂淮泗當入江禹之舊迹也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無復能至高郵所謂故道于是由荆者果耶傳云雖豫洪流由青徐而入海尤妄

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雖以奠

江河之上流

謂道積石此治九州餘沒者舊云水自下而治上魏幾道論禹貢豫登九州之中與

充徐接境何自徐之揚頤以豫為後乎蓋順五行而治之冀為帝都所在所先而地昼東北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故次之充青徐木生火火南方故次之揚荆火生土土中央故次之豫土生金金西方故終之梁雖所謂奠倫攸敘蓋本于王安石冀地下而在北方水所始之言洪紫微愛之非也冀由有治水先後說見發牌

櫛泉繁以汜諸術濬畎澮以距諸川汨九川以距諸海

九州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

子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植九

藪汨越九原宅九隩合通四海太史公云禹漸九川國語云曲九防謂陂障也澤如露夏既澤大野既瀦之類川如恒衛既從灘溜其道之類山如蒙羽其入蔡蒙旅平之類川不可使之堙澤不可使其散故或導之使行或鎮之使止順其自然暨伊益奏庶鮮食暨伊稷播庶艱食奏庶

鮮食阜通有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

上鮮食肉食鳥獸也下鮮

食魚鼈也山林與益同之行川澤與稷同之水功方興必先陶食于時五穀不殖食鮮而已黍稷之類水時施功尤難得以播之化居者懋遷阜通貨賄之謂有則懋使之遷以濟無無則懋使之遷以從有故士農不斷削

而械用足工商不耕稼而穀粟充物不可積故使之化
化之所以為貨可積以待財使之居居之所以為賄此
有無化屋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愁然沈思于
之利也

是上觀于河河精授圖

書中侯云伯禹曰臣觀于河伯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

河圖壘入淵伯禹拜辭注即枯地象也壘去也今益津淘河

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

書以從事

所謂鳴天下經詳于福地記

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

水乃駐江山棲桐柏受策鬼神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

蒙之徒制其水怪

水怪無支祈事詳岳瀆經集仙錄晉天志云昔大禹觀濁河而受綠字褰

瀛之內可得而言也有支祈說別見

乘龍降之乃命范成光國哀御以通

原

天問云鴟龜曳銜翫何聰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以為翫殺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柳子爰有

鴟龜肆喙之語洪注不能正有應龍說別見

聞宛委黃帝書乃吉濟剖白馬

三月庚子登覆鬴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

仙靈符會稽紀會稽委宛

曰石簣昔禹治水功未就發石簣得金簡玉字以知三河體勢于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大霄琅書及四極明科云夏禹于陽明洞天感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五符以治水檄召萬神後為紫庭真人陽明洞會稽也餘詳

福地記

於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

拾遺記禹鑒龍門至空巖得伏

義玉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游龍門八神採玉簡授之長尺二寸禹執簡平定水土開山圖云禹游東海得玉圭碧色長尺二寸光如日月禹遂周行以自照洞達幽明按張衡傳即洞視玉版也

遂周行

天下主名山川以利于民

張揖云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禮云夏禹主名

也山川理脉土地所宜風炁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

走蜚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為岳瀆山海二經

越春秋云禹按黃帝

經見聖賢所記在九疑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瑑其文禹乃

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綉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令齋三日受求禹乃齋三日登宛委得金簡通治

水之理遂巡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山大川名問其神使益疏之為山海經王充別通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

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傳山海經非禹行遠山海經不造仲舒觀重常之烏子政識二負之尸以見經

也東造絕跡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寒谷而裴回乎

昆侖察六危青泉赤淵分八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

禹功記云道河之際沉秘景符以鎮五方水患後人
賴焉昔王原引杜道下浙江觀禹玉匱事見紀聞當

是時也晝不暇食夜不獲寢以與萬民同務燒不及損

濡不給抗冠望而弗顧殺稅而弗納

淮南子禹身執蒙
車以為民先剔九

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定東海當此時燒
不暇損濡不給抗死陵者葬於陵死澤者葬于澤故節

財薄葬簡服生焉韓子云身執耒
車充云禹決江河不鉅求鉅具矣躬操橐耜而九雜天

下之川

見莊子御覽作九滌
集韻作鳩采非也

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

入東至樽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搢天之山

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濮續楠之
或丹粟沸水之際南娛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
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
海之窮祝衆之界禹強之里積氷積石之山未嘗暇息
勤考之黜憂其黔首身解脞之河

即陽紆經所言縱極之淵也括地圖吾河

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省穆王之所至然爾雅云秦有陽紆在今扶風汧縣之西周書周禮以爲冀州安

外鑿二十重繚十七港䟽三江道四涇通十有二渚

並

開峽口

川陝璞江賦云巴東之陝憂禹所鑿故杜甫云早知來四載疏鑿控三巴唐

闕伊闕

鑿輓轅破碣石

伊闕即今龍門在伊陽縣是為河津巨靈之迹水經云禹決梁山所謂龍門孟

津河口廣八十步岩際錫迹遺功尚存又云風山西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門山與龍門對即龍門之上口黃河之巨厄此經禹鑿廣岸深崖穆王西出孟門九州之澄者河出兩山之門最湍悍故鑿之今韓城有禹廟寰宇記云禹治水至龍門今夏陽縣是禹巡遠至遠山即此龍門山即龍門關極險司馬彪云呂梁即龍門又鄉寧西南北五磬石城據嶺臨谷西南俯河龍門伐山封仞之上口號倚梯中有禹廟魏孝文至立碑

以載厥功

王于年云禹治水所穿鑿皆以青泥封記之龜印其上十洲記禹至鍾南山經諸五岳使

工刻其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文載厥里數皆禹明書也不但剡削五岳諸名山亦皆有之亦見雲笈二

十而矩數行矣

周脾經商高語周公積矩之法禹所以治天下者也數之所生也趙語云禹治

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泄流之災使東注海無浸溺之患此句股之所由生也

沙于西隅決弱水于北漢青流汎之下地下而上䟽故

鬣九河于緡開道五水于東北爰虛其處及時水至而

得以縱逸

濟口碑云姬氏之所常蹙崇縣之所不能治漢長水校尉高並言河決率于平原東郡左

右其地形下而上䟽惡也聞禹治水本空此地以為水隈盛則放溢少損自索察秦漢河決曾衛之域不過百

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民室漢古河決瓠子云熙寧十年秋大決曹村下埽及澶後派為一一會南清河入

淮一合北清入海乃故瓠子地上詔築堤石十四里派洙作記皆九河故道所致

功之所施名

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惟心剝形瘵以趣事手不

瓜腓亡然儀色徽支不遂跳不相及竅息不通勞而不
居以勤于民而中帝心古人云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
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年三十

娶于塗山氏

舜攝之十五年呂春秋云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莫失制曰娶必有應乃有白

狐九尾造焉禹曰白者五服也九尾者陽數也于是娶于塗而天問曰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宗世紀云

塗山氏合昏于台宗之地塗山鍾離西七十里五塗山也即平河之當塗縣太康地記云古當塗國也漢當塗

縣隨為塗山縣

曰趨

世本廣雅作嬌繆

是為攸女

連山云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啓故

世本禹納塗山氏是為攸女也

辛壬癸甲行十月而生啓啓見其父呱

呱而泣而弗皇子也

劉向說苑及孔晁云出先人書家語國語同呂氏云禹娶于塗不以

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壬癸甲為四年然後有啓太史公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或云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而不懈子之二也吳越春秋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禹行十月而生子是啓十月而生也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是矣王逸言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故說文云九江當塗氏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而水經亦言汝淮之俗至今以辛壬癸甲稱畱築賦蓑遽程土后呂氏云禹之決水也令民墾尾礪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者禹之所見遠而民莫之知也淮南齊俗云禹時天下大雨令民墾土積薪擇丘陵處畧茲基平版餘圯城郭謹關遂以御寇攘使民知之

閭閻屋室之築

城池古有禹作郭爾傳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禹乃退而作三章強者攻

弱者守敵者戰故城郭由禹始而淮南子言繇作三勾之城諸侯背之禹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禁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列萬國故機械之心藏于胸中則純白不粹在身不知何遠之能懷其為說之為謂人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異如此

也故繫河而定之九牧鑿江而消之九路疏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不怨利于民也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

矣

外紀云通九派疏五湖鴻水漏中州乾率然語也三江九江四瀆汎濟並詳于福地記

人阻饑

而儕子者取歷山之金制幣賣之羨餘胥給以均諸侯

高道穆表禹遭大水以厯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子事本管子傳言夏以貝乃商九州之高下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任其胙

膳格服胙其殖蘊剝恣沙桀作其畦畛正其疆界以杜

爭奪

傳言禹經啓九道畫為九州禹貢九州之畫寔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悉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

可十二乃復為九爾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為

長五臭所毓凡彼草木有十二襄

此以壤邑辨蓋如周施草人糞種之法劉

氏以大司徒十二土為十二州之土如職方所掌職方從時王太司徒因上古如十二壤每上有十二之別若草人酹剛之九土而益以青黎塗泥其說非是上土廣𪚩黃壤赤埴中土黑墳

白壤墳壚下土青蠟塗泥品居庶彙而正九賦

隨食志云禹制

九等而康歌興九州以土色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

揚錯出冀豫荆青徐雍兗揚梁為次然雍兗皆六六而

無一夫履地五十而貢井田古法孫毓以為井邑丘甸為周制禹治水未暇及丘甸妄

也語云盡力溝洫書云濬畎澮此井制也詩亦有云惟禹甸之何云未暇

乃復定其九貢況

之漆絲織文青之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萊夷厭絲徐之色土羽畎夏翟泗濱浮磬繹陽孤桐淮

夷之玄纁縞班珠及魚

禹貢之匪三出于夷傳不之別玄纁縞三物古今訓織物為細

亦揚荆三金齒革羽毛惟木揚之搖闌筱蕩島夷卉服

織貝橘櫟錫貢

亦今之黃草具今之吉草代亦弗知說文班憂書從賓從出宋弘云淮水出班

珠珠之有聲者

荆之杔幹枯栢屬底砮丹及箇路枯玄纁璣組

色軌菁茅

茅生巴陵祥符東荆雅一老人識之

豫之漆糸紵紵纁纁磬錯

梁之熊羆狐狽璆鐵銀鏤砮磬鼈之球琳琅干東海魚

湏魚目南海魚革璣珠大貝西海骨幹脇北海魚石魚

劍出瑱擊閭

古貢必以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劍魚兵如刀劍者

與魚革脇皆以飾小東纁兵室羽葆者旄牛尾樂舞用非甚切故禹貢不著出瑱如凝膏浮水上擊閭如鼈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閭似兪冠兪冠奇魚出揚州注射禮以閭為射器卿射注以為獸謂似驢妄

大都

鯉魚魚刀河魼江蟬五湖元唐鉅野之芟鉅定之羸治
中膽諸孟諸九江大龜隆谷玄玉歲咸會于尚方以俟
其工之需上農括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土產任

土作貢

貢者夏賦之總名別九州賦九等貢九等聖人敘之云任土作貢不云賦者九州之物惟貢入

于王賦歸諸侯也任土者隨土所出不以所無苦所難得者也鄭志云凡所貢匪皆以稅物隨時價市之其地之所有以當邦賦蓋圻外侯不以致遠故也龍子曰莫不善于貢然則貢非禹之法乎此禹之後世禹之時法已有助安有不善後
乃知其有不善爾
畿不貢穀米兵車是之取百里賦

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韎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漚

重而遠輕凡五里為甸服

甸甸也總當是薪芻成束者銍是所刈至即納之屨服

蒙之屬如云寢衣之總為縗縗銍所刈縗結為縗非惟顛倒是內反輕矣冀不貢者以其入穀而入州地遠穀重難致故先王制為之貢此仁政也是則貢者在九等田賦之內以其多寡為賦之常非尤等賦之外有貢也經文納銍而上特加一賦字則貢賦出于田可知矣侯服以下不及所輸物惟可見也

甸外率五

百而為侯綏要荒侯服之內采男諸侯隸焉

卿大夫采在六百里

內男小國七百里內侯大國在千里內不言四百五

綏

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奮武衛

此外諸侯綏之而已千三百里之內使揆文以教千

五百內使奮武以衛武衛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

如今邊地右軍武畧文藝

內蠻流屬焉示其遠為之紀

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之里州長短與畿內侯

甸殊夷蔡在要服蠻流在荒服夷性近人蠻遠人也古者流蔡以王圻定遠迄今以逐處論典矣流共工蔡蔡

叔此五宅三居之二視數歲之豐約酌以為常上下足以相輔然

後禮成而教行取之有制而其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

九隕咸宅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

則三壤成賦中邦

九州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賦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不墾者千五百萬有二千頃

冀流廣而河濟盛水既退而民作多故

作十有三載而後同

十三載止為冀兗二州舊說天下共十三載或止以為兗州馬融康

成穎達更以為併禹縣之九年舜攝元年九州始畢繆也按洪範縣強死禹乃與縣喪三年禹乃娶今云禹治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八州平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穎達因之誤矣高唐隆云治洪水前後二十二年載以縣之至禹言之也然水未平豈得行巡狩哉八年之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已

乃命豎亥步經大章行緯暢於八極方以為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

牧牧稟命于上京

州十二師百二十長孔氏謂州十二師為三萬人非也豈州等三萬庸哉

此不過所謂承以大夫師長者商周之建帥卒正也薛氏以為兵制或然

千

兵民之法皆自此始故有比卦漢八月按比是也伏生以入聲讀爾

外迫四海咸建五

邶成五服至于五

長小比大卑承尊故入趨事而赴功小大之國內外之

侯三正之所用者蓋七千矣

綏服內三千里九州舊說州十二師為六百國十二

州為七千二百國詩箋謂禹弼成五服方萬里以七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者四十九八州各得千里者六百

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國圻內以子男備數為萬國之號康成謂夏縣內四百國然在王制又以縣內九十三國為夏制俱繆百國一師不出典記益難取信且禹之功在于平水土不在于拓疆境豈有土地三倍于二帝而傳無聞者無信可也淮南子云定千得七百國亦妄蓋因商家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之說

齒千百五十五萬四千

三千九百二十三

男耕女織不奪其時

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義之民而度之羣生故

天亡伏陰地亡散陽水亡沈氣火亡灾烱神亡間行時
亡逆數民亡濫心物亡害生率帝之功而度之儀軌近
遠通其明以佑不逮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北逾碣石

南越衡山咸暨聲教汔于四海

浸而入之者漸加而覆之者被暨言及之遠汔

言至之盡南亦海不言漸北亦沙不言被有不盡矣聲教及之而已治水定力堯舜世事著之此見禹所以得

天下而謂之夏書也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夏后氏尚黑職由此始

玄者水之德圭者君之瑞嘗意治水之時從禹于外堯以是假之俾之便宜馭衆而不由中復介金功既畢則前之所假當以歸之君而告其成錫如紂錫錫帝之錫而記皆以為天錫若堯錫之是錫亦非禹錫也

封

之高密以處于櫟是為有夏曰夏伯

密今密之高密禹之初封故世本云

鯀生高密是為禹宋云禹之封國櫟今之許昌陽翟漢屬潁川唐隸河南有禹山禹故城及鄭之櫟邑昔武王至周曰吾其為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即此地志云陽翟夏禹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開不居陽翟寰宇記鄧州引漢志潁川南陽本夏禹國周為申國按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南陽故苑今南陽為申錯陽翟言之兩誤王允云堯以唐侯嗣位舜以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興昌之地為號重本不忘始也或云封在虹虹今宿丘縣輿地志云堯封夏禹為伯邑于此即位徙都陽于翟漢為夏丘縣北齊為夏丘郡世紀又以高密為禹字蓋繆初櫟以崇伯事帝連山易云故國語言崇伯今在鄂東熙寧五年議廟事王安石以為禹非因櫟受封故楊雄云禹以舜作土謂前代固有

不待有國王天下者禹是也上曰鯀治水或有封不可知安石曰據書傳封于有夏曰有夏曰有姒者禹也無豫于鯀帝為泮水之患訪于四岳求能治之者四岳稱妄矣

鯀帝曰方命圯族岳曰舉哉試之不可乃已乃以命鯀鯀筮之於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鯀障水汨陳其五行水不閔下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

斁

鯀障水故有鯀隄在相之安陽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兩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城界

來而澶之臨河西十五鯀隄自黎陽界入堯命鯀治水築之以障故無功又澶濼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隄過飛狐界古長城即堯遭洪水命鯀築之者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閼洪水帝令祝融殺之羽淵淮南

之說本此息壤生息之速帝授歷祿則殛死禹乃嗣興

壤也有息壤說見餘篇

從而道之百川順流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所謂洛書者也

九疇即皋陶所陳者言鯀逆之所以凶禹

鬼神予奪之者閔下者水之性而鯀重之以拂其性此五行所以亂彝倫所以敗禹能修之得其性故五行攸敘自漢儒泥河圖洛書之說以天錫禹者其文自洛出禹因次之自初一日六十五字皆龜背所負者或云三十八字或云二十七字怪哉事出于理之自然非人力私智所致者古人必重而歸之天洪範概發明彝倫敘

非由數起

帝崩舜為天子命為司徒代典百揆內輔虞位外

行九伯

百揆衆職之尊禹以功德盛極岳薦乃授雖未

禪而意已見蘇軾以為司空之異名蓋以左氏

使主后土揆百事與四岳薦語誤之不知熙帝載非司空之事而周官水土乃司徒職且禹為司空在舜攝初至是已六十載岳薦之語殆今如制首敘功勳爾或以為若魏晉之相國有禪之漸則除者無是三十

有三載帝以教期券劇

時帝年九十三期如字

受命以位

堯將用舜以試

之娶二女矣又歷試諸難舜禪禹不加試者六府三事之治已效也

曰汝惟弗倦總朕師

遜于伯益臯陶不可則拜稽首固辭重弗獲命正月朔

旦受命于神宗

堯授舜告于祖舜授禹告于宗一云神宗堯也

率百工如帝之

朔

如虞故事璿璣齊七政類帝裡宗巡狩之類皆行之

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

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

見河圖握矩紀

乃治六

師以征不序始歲三驅以東車徒三載有苗弗共奉辭

誓伐三旬而苗逆命益贊于禹乃班師而苗格

詳虞紀及帝鴻

紀禹治水汽四海各迪有功苗獨頑不肯即功故禹勸帝念哉欲帝念其事備伐之三旬逆命乃贊帝修德班師于此見禹于兵弛張之道一月已久何八月而師還哉隨巢子云昔三苗大亂天命禹于玄宮有神大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人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寔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禹乃克三苗而神人不違墨子云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龍生于廣天哭于市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論衡言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郊紀年墨子言龍生廣夏于是四海水雨血地圻及日夜出晝不見皆異說也

之內咸戴帝舜禹駢三聖乃興九招命皋陶為夏禽足

鼓龍篋簾八佾六列皮弁素積九成而功昭曰大夏

四使

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來翔故孔融傳言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淮南子云禹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變也明堂位云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文舞也內則傳云在干戈既文武俱備春秋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名大夏大司樂注謂德能大中國非也十有五載帝將陶真冷禹曰戒之哉形莫若

緣德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冷曉也言用此真教命大禹也夫堯命舜不
戒而舜命禹丁寧成之如此恐其矜功矣
帝崩禹即

真

越春秋云堯崩禹服三年氣不屬舜舜崩又
服三年朝夕旒位形體枯槁蓋因孟氏之妄
王以金

成都陽城

璣云世本禹都陽城在大梁之南今陳留後
儀故寰宇記登封古郛城引地理志潁川陽

城為禹都非也乃澤之陽城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
南故說者又謂禹避商均于此皆非夫堯不聽舜讓受

終二十八載舜不聽禹辭受命已十七年歷數已
決豈復方為區區匹夫之遜避哉此孟氏之妄
太原

即晉陽世紀云禹自安邑徙晉陽漢志自平陽遷安邑
後徙晉陽通典并州太原禹所都注云禹都或為今太

原或為今平陽或為河東安
安邑
世紀云或居安邑今
邑或云今河南陽翟不一也
陝之夏縣魏太和元

析安邑置以禹都名北十五有夏宮夏故城夏禹臺十
道志云縣有夏禹宮夏靜興洛下書云安邑禹舊宮有

石殿陰戶丹庭紫房俗名驪姬故房臺在縣西北十五
十三州志云塗山氏思本國築以望之基猶在夏城南

安邑塗山臺俗謂青臺上有禹祠縣東南五十五中除
山有望川夏后避暑離宮之所地形志河北有北安邑

縣漢晉屬河東又有南安邑注太和十一置元和志今
安邑地太和十一別置十八年為夏縣寰宇記置耽誤

革正朔奠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為正色尚黑

樂稽躍嘉及元命苞

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黑以
寅為朔商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所謂三統淮南云服

尚青其祀戶祭先心社用松牲用黝大事斂用昏戎事

乘雉驪

雄為黑鬣

尚明水而旂緌

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緌

山壘揭

豆琖箏四楨以施之宗廟

孔氏夏四楨殷六瑚山壘夏后之尊也哀十一年瑚蓋注

夏曰瑚商曰簋虞祭尚陶夏尚匠蓋虞以陶得人心故尚之周禮云夏后氏尚匠所謂反其所自生虞氏尚陶

泰尊以瓦則山壘亦瓦矣

玄堂世室九階三階厥用七文

玄堂夏之明堂夏尚

黑也猶周尚赤而曰明堂說苑墨子曰古之無用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也

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為世室堂之大百四十有四尺坤之策屋圓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北各二賈馬等以為九等非也禮傳周堂九尺商三尺夏一尺相三數也佑云禹卑宮室為一尺

衣裳細布年追玄冕

記母追夏后氏之道白虎通追大也其體最大輿服志夏母追長七

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梧前高廣後卑銳商章甫即年追今之委貌委以綏言追以笄衡言周禮言追笄衡是矣其制相比漆布為殼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高二寸五經通義云夏冕黑白赤組旒獨

斷云明帝來尚書畢陶及周禮以定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綫白玉珠其端凡十二旒郊特牲言商享夏收故夏收而祭三王共皮弁素積為弁不易也然堯黃收夏后因之爾雅云收言收歛髮純黑前小後大商因曰皐黑而微白衮衣而山數環濟要畧云夏后氏山數取其仁也立尸而卒祭有事祭以其闇明日而復祚復祚釋祭商曰融蓋貴爵而尚齒

七十者皆引年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燕衣而以饗禮

以教民之孝弟

卒食燕衣玄端玄端注黑衣裳

襲堯爵行堯道脩五等

以賞諸侯

舜之禘集五瑞禹政由舊列爵為五自唐至周五等一也鄭釋王制謂商殷夏三等無子

男追繇父

國語禹云豈伊多寵也云三王之後注禹郊繇而追王之

禘黃帝而封丹

朱唐商均之子于虞作賓王家

天子弗臣謂不以臣禮責君臣之義固定故云

作賓者異于諸臣矣而議者或異亦闡于大義哉

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

三公此在

九卿外佑云三公以下百二十此夏時也記云官倍則宜二百四十不然者唐虞清要三代不變其餘稱事為

之爾三妃九嬪以為內治

春秋說天子娶十

三歲而攷績

五歲而定政惡旨酒好善言好予而不取好緣而惡駟

亦上信而賤文必度其正為政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

罰故能敬德面稽天若

名誥言面效天心而順之

承安繼治任賢使

能

充云禹引失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共已無為而天下治

繕賞不罰而民不負言

慎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賞而不罰商罰而不賞周賞且罰亡廢功亡蔽財自賤

勛如

淮南王術

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

使夫自寧之不求苟不大望于民是故剴精神明耳目

顓俊尊帝以故黑風會紀而明明在朝

詩舍神霧云大禹之興黑風會

紀注黑力墨風風后皆黃帝臣禹伯禹當其至也

勞身以治天下迪知恂于九

德之行故民承寬厚而亡懷薄立三年而百姓以遂焉

勤求賢士以及方外見山仰之見谷俯之以荀道秉德

之士存焉

董子

適于郊芴焉遇其縛于路謏降拊而泣之

左右曰彼則不刑于王何痛焉曰天下有道民不離幸

天下亡道罪及善人堯舜之民以堯舜為心朕為民辟

百姓各以其心是用矜之

吳越春秋云計于蒼梧而見
縛人陳蕃傳云禹巡蒼梧見

市殺人下車而哭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
然淳化四年閏十月上謂輔臣曰孟昶于刑獄優游不
斷以為夏禹泣辜竊效之不明古聖之旨朕深味其理
蓋大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
車而哭之今犯罪之人情理難恕
立諫幡陣建鼓太公

朕固不容可謂異世而同仁矣

金匱

云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乃立建鼓管子云舜有告
善之旌而主不蔽禹立建鼓于朝而備辭訟何故傳云
禹致敢諫之幡故光武詔云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
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

謹一日壽終無殃也

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投一饋而七起一沐而

三捉髮曰予惟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也

諸侯朝覲而親報之士月見而躬接之曰諸侯能亡以

予為驕乎諸大夫能亡以予為汰乎其驕若汰而不予

穀是逢君之惡而救寡人之殘也是以天下大治諸侯

萬人而一知其體則能以愿為之也故未施于民而民

敬之

賈誼新書云禹猶大恐諸侯朝則問于諸侯云云刑日士見則問于士云云敬者禮之本禮者忠信

之薄老氏言道其中有信有虞時大道未隱故未施信而民信之夏后時道隱而未喪故未施敬而民敬之此

哀公所以問新書作民信之誤

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鈴

天行施敬授人時人事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

斤不升山夏畧不趣淵以宛生長而專民力乃布令曰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故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倂乃畚耨

營室之中土工其始火之初見其于司里速畦塿之就

而執成男女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

天得時而萬財成焉昔孔子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者

是矣

歷象元舜之法三代以來未始可廢而書不著者法已成于元舜後王守而用之故不之復錄大聚

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禮云夏不田以生長之時也鄭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觸其夏名故不田此運斗樞之文謂土少則民失業土

多則內亡守于是有不稱之災故其歲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曰小人亡無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亡無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亡無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盡以養一人不殺胎不夭與不隳時十年而王道固乃立祈祥以固山澤立器械以使四國破增數楚沛澤以

立三幣而撻其重策以守國穀存薤丘立駢守以為民
饒以人御人逃戈及而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而民心
一政德既成而聽于人矇誦于朝史箴于位官獻使勿
甦采臚言于市攷百事于廷耆義脩之以聞其缺而斟
酌之行善而備敗是以事行而不悖天下復璞文中子
舜禹繼
軌而天下璞桀
承之而天下詐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禮記是以
神勞五岳形瘦九州而不以為苦攝位行政攷之于天
是以克勤于家克儉于邦而盡敬于神故孔子曰禹吾

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而致美黻冕卑

宮室而垂意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諸侯王表云舜禹受禪積德累仁功洽于

百姓攝位行政致之于天下數十年然後在位

越在先時閔伯火正實事唐虞

及是更以相土居之商虛入為王官出長諸侯有勤于

民以食于味

東云相土就契封商安

命任奚為車正

文子堯以奚仲為工師淮

南子堯治天下以后稷為大匠任奚為工

子吉光暨相土佐之異物以時五

財皆良乃敝鈎車

記云鈎車夏后氏之路作為輅同今戎車也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元良也

儒者因謂典興傳玄子云夏后輦曰余車故通典云夏末代制輦人所輦晉志商曰胡奴周曰輜車司馬法夏

后余車二十人輦商胡奴十八人周輜輦十五人

建綏旂

明堂位夏后之綏綏最短亦曰旒又云有

虞之綏夏后氏之綢繆橈弓亦云綢設旒夏記旒謂之綏也曲禮武車綏旌注綏無旌所謂大麾周禮王建斗

尾于衽首大麾以田者也

相土始乘肇用六馬于是登降有數

五子歌言

六馬天子用六久矣記言禹駕四妾

乃封奚仲于薛

今徐之薛城南二十五有奚公山奚仲冢

楊曄徐州記云仲造車處

謂政衰于唐虞而民于昔始政內刑

梁武祠堂

畫贊云夏禹退為內刑應氏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內刑非也內刑豈尤之法穆王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滛為剽刖掾黥亦未原其始也嗟夫內刑政之本也後世以為不忍而去之者誠不仁矣君子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以內刑為當除是亦志于仁而未知仁之術也故荀卿班固曹操鍾繇陸紀諸葛曹彥之徒皆欲

復之而祖訥以漢文為非聖誠有見矣彼謀面用丕訓孔融王朗之論亦已淺哉論見國名記

德則乃宅人乃三宅七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外次中國之外罪

疑從輕死者千鍰中罪五百下鍰二百罰有罪而民不

輕罰輕而貧者不致于散故不殺不刑罰弗及殫而天

下治

大傳甫刑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殫而天下治一鍰六兩鄭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

斤用財命孟涂為理刑正訟從以為神主經云夏后啓少爾

司神于邑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為主乃備祭用簠簋歲俎雞羹

龍勺

賀云直有脚曰枕脚中央橫木曰歲有虞上質未有餘飾始有四足夏漸文橫木為矩于足中也

雕勒粉澤流髹其上蔣席衽鞞頗緣觴酌有采蓮豆有

踐而當時之不內者三十有三國

韓子云禹作食器墨漆其外朱畫其內縵

帛為衽蔣席頗緣觴酌有米尊俎有飾康成云赤多黑少為髹常云刷漆為髹墨子云禹造粉繆也唐虞已有粉未

為喪灋曰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澤者葬于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亡得而逾

見尸子淮南子云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塋陵死

澤者葬澤節財也故節財薄葬簡服生焉又云以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暮葬所以因時偶變見形施宜也

祝餘鬻

以生事親祝飯

飯九具作葦茭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

氣所交也商人水德以螺首謹閉塞也周木德以桃為梗風俗通崔葦有叢呂春秋言湯被伊尹以葦葦欲子

孫蕃不
失類也

而牆置翬綢練設旒立凶門用明器有金革則

殯而致事而人于死者益以致

王肅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設表門

乎公曰夫衣門起于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孔琳之議曰凶門杓裝不起自末代宜罷故禮論云改葬立凶門不蔡謨曰改葬若停喪有凶門是惟喪事用之故常引與蔡謨問父在母喪及與父別止立凶門不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卑私之喪皆別凶門范堅答問謂凶門薄帳不出禮文有慙重于庭以席覆之形似于此後世于門外表喪由是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歌九

敘以樂其成是謂九夏

六府三事所謂九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禹之九夏也鍾師

以鐘鼓奏九夏即大夏也大宗伯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瞽師掌九德之歌以娛太師故左氏曰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之韶謂之九韶爾設五器于
燕民以王者為君九夏以王夏為首豈偶然

庭門

一作

而詔于簾曰有以道憲我者聲鼓以義告我者

鳴鐘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磬以獄復者揮鞀政

天下于五聲後世寶用至于追蠡

需子禹治天下以五聲聰治門懸鐘鼓磬

鐸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于筭簾
云云淮南凡論注五般宮商之屬妄矣

作棧鐘于會稽

以定奏

王澄云夏商之政九州貢金以定奏晉世剡縣民于田得鐘長七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小案爾

雅鐘之小者棧音盪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于紫金條荆之

山鼎之為物左氏嘗言之人得藉口

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寔則一鼎

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也

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不若魑魅

罔聞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

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自却鄆來日東南移今不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傳云今在剡賓神怪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秋咸康田穀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磯上泉流莫測石嵌旁入及法堂下有大鼎南遷錄以為禹迹帝女儀翟醴釀稷麥

以為酒醴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額而嘆後世

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翟

戰國策云魯若語梁王晉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飲甘之疏儀狄絕旨酒或云初作酒非虞酒養光而岐甯有醪醴黃帝內傳王母之酒而神農為醴酪其

來尚矣本草夏禹仙經取昌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
投黍米十四日出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 于

是舉臯陶而薦之將畀之政辭乃封之六其仲子克世

使襲六奉其祀

文王之使緇云緇之太祖時為禹占得臯陶繇比于此見六韜

宅立一

十有五歲七表承風化制殊類青縈九陽竒怪之所際

莫不內拱八風循通而百穀用成木榮冬敷天雨稻蜚

菟應

瑞國云蜚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而至馱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者仁

孝于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馱駢出

即馱蹄見孫氏瑞應圖

方澤出馬

隨巢子禹方輿

時

靈龜穴庭

宋書志玄龜者天符也德至淵泉洛出龜書

玄龍御雲

孔演圖云天命

之見候期門靈龜穴庭玄龍御雲
注靈龜虛虎也穴庭者是入太微

故孔子曰魏魏乎舜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于是大宣教化

省方宣教化制殊類玄云

五年一巡者虞夏之制虞
五載一巡狩夏后因之

歸元勲祠上帝

河圖云禹治水功大天帝

以贊文大字賜禹佩免北海溺水之難故方朔十州記
云禹治洪水乘鰲度弱東至鍾山祠上帝于北阿歸功

九乃大計治道外美州靡怠慎之功內演龍德以當天

心撰玄要集天書

道學傳云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繪封以金英涵檢

以元都印原鼎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五九跡之術
承舜命鑒龍門開九江遇巨石則施之一鳴其術石立

銷金呼禹步修神仙之術開鑒洞
天盡立五岳名山形撰靈寶文

以藏南浮之洞

即宛委

山也詳于福地記禹功記云渡江河者以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遂致羣臣于鍾山

即會稽前山一曰揀山越絕書云揀猶鎮也中茅傳云禹詣鍾山竹九真此也亦曰茅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是

矣故越絕書越春秋皆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曰會稽即苗山矣今會稽有禹村禹虛然九江當塗界當

塗故城云禹會處故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宋之問云朝王泉今何地聲存而處亡杜預以為會在壽春之塗安

矣以觀其用執王帛且萬數執王諸侯帛者小國之君禹之初進而受命者七千

國左云萬國者號教爾齊王燭云大禹之時諸侯防風萬國非安石云不過東方諸侯有天下皆會非也

氏後至戮之以徇于諸侯伐屈驚攻曹魏而萬國定之

初正四罪末年分三苗禹初治水誅相繇至是四十年戡一防風天下可大治蓋始之刑以立我之綱後之誅

以立後世之紀後代聖王不可不知也

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

姬曰候人兮猗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寔

為周南名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

南樂名胥鼓南以雅以南若象箭南

篇是也豈得謂之風有樂有舞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未至于舞大夏知不特誦其詩而已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公哉周自太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二南之首自塗山南省南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郢都以漢南置南郡周書云舟濟于江黃龍負舟人甚恐帝南國名是也非南方

清議亡易龍顧弭鱗而逝

事見呂春秋淮南子水經地記等誠有茲事矣說詳餘論

中乃巡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立典則以

貽子孫

見越絕書禹治水至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及其王乃狩大越云云所謂關石和鈞者

焚戈

甲而夷人附

崔融四鎮議神農修德而風沙至夏禹焚戈甲而夷人附舜舜干戚而苗民舉

追

思覆補之書復會諸侯于江南

蓋九江浙江今所在古迹如杭之餘杭即秦故

譙之吳興記始皇二十七年上會稽塗山此因立縣杭即航也史記亦明圖經不之知然郡國志以為夏禹

東行舍舟航登陸于此蓋乘海舍航皆在是董道不知以為杭州當用所部雋類川音杭作刀劍

錄云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月鑄一劍藏之伐靡山秦望山腹上面刺二十八宿比記山水日月

而邑之

塗山之會禹志也非常之會傳謂禹望九山尋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特為是會

崩因葬之

只即會稽山詳予福地說天問何勤予屠母而死分竟地補注云折副而產有之死分竟

地未必然竟地猶言竟天今段成式言從分竟地用此語絞衾聖周葛以繡之其坎

深不却水上不通臭收壤為墳廣終畝木不改列畚不

易畝

世紀云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墨子云桐棺三寸絞衾三通其言大率如墨之儉本于大禹之致孝鬼

神美蔽冕故莊周曰禹埋洪水親撿囊糒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後世墨者多以

裘褐為衣履跣為服日夜不休以自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為墨年百有六實祀于

社

淮南子禹勞天下而死為社漢興立官社復立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亦謂白帝

王符五德

云少昊其後白帝見流
星意感生白帝文命

后越生啓及均塗山于是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庖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懸太子

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

越世本世紀廣雅列女傳皆作
嬌帝係作文橋屬本紀云禹母

圻歸生禹後于塗山娶妻生子名啓于塗山有禹廟亦
為其母立廟案宇記塗山在渝州巴縣東南八里泯江

南岸華陽國志以娶塗
山為江州塗山皆非

后越死塋陽城

倦游錄三門禹
廟神儀侍衛極

嚴肅後殿為一胡人纁冠夷服
侍衛皆胡人云禹婦翁俗有此

均生固固生伎來伎來

生循轡是殺綽大帝念之

大荒經固作
國伎或作役

其裔居兜牟山

北人號哭厥寶

白奴別種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
俗呼哭厥因號之先狼種也故施金狼

頭于蘇衛上曰
附離夏言狼也

歷魏晉十代而屬蠕蠕是為阿史那德

那最為長宇文末滅蠕蠕百餘年暨處羅蘇尼先始歸

北號阿史那至開元為史氏帝之支子或封于辛辛甲

事紂七十五諫不從文王以為史封之長子

見劉向別錄

昭

王南征辛繇靡為御右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辛

氏計氏司空氏宇文氏

周賜辛升

普屯氏

魏賜辛威隨皆復

崇後滅

于周文王

有崇危虎崇危

帝崩而啓立

贊曰

相彼夏后天地功深纂脩前緒載惜分陰斬高喬下纓
風沐雨身解揚口為百神主克勤克儉菲食惡衣奏黻
艱鮮手足胼胝提髮投饋為綱為紀河洛興思明德遠
矣

天下公器不可得而私也主之必有道而處之也必
有義主之不以其道則亂處之不合于義則爭是故
君天下為甚易而授天下為甚難丹朱商均不足以
託天下而舜禹者可以託天下于從而授之時無舜

禹之有可傳而啓可傳則從而授之啓是聖人之意
矣戰國之士不知乎此乃謂禹不勝其私而傳子知
啓之不足以任天下而私意勝陽以天下授益而盡
以啓人為吏禹崩啓連黨而攻益取之

此鹿毛壽等
為蘇代設辭

以翦子噲使巽之子之
者韓子外傳亦有此說

故子車曰禹崩益避啓于箕

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未洽于天下天下之人不歸
益而歸啓矣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功于水佐帝之
日不為淺矣功施于人者不為不久矣且啓之德固

無以尚于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

符子云禹

遜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子之勞矣乃徙去之而墨子云禹舉益于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夫益雖壽年亦有禹死矣無從避啓辨見發揮

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

受終舜受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之末無是舉

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益之初無是語也禹

之傳蓋天下之不復昔也

王充問孔云書言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故帝舜

勅禹無與不肖子也舜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刺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此陳已行之事以推來見已之不公不肖子也夫若是則舜逆禹之將傳子故諗之而禹之卒傳子也有是哉毋若丹始堯為世使民心親民有為其朱乃禹之誥誠舜語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為世使民心競故子生三月而言不至于狹而時誰而人始天也及禹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而人自為釋矣蓋三聖之季功美漸去而其世且然爾禹初嘗以天下哭於奇子伯益奇子伯益辭焉而死矣啓可傳而傳之顧可以私名亂名啓爭哉子不可傳乃蔽

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於巽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行也方帝之授禹也柏成子臯適語禹曰堯舜之治天下舉天下傳它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公至無欲之行示天下是以不賞而勸不罰而畏今若賞罰而民欲且多百姓知之德自此衰貪爭之端自此始矣然則啓之傳禹顧任其私哉承百代之流而會其變不得而不然也子可傳而傳不失于公人不可傳而必傳不免於

私聖人者知不可傳而已何計夫私若公與子之
有天下未之思爾子孫雖不肖猶以必傳為有後且
人心天命既已俱去而且展轉惴息而不肯瞑苟不
以禍敗奪則不止顧不謂大哀乎孔子曰魏魏乎舜
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匹夫而有天下真可謂大異
事矣然以道觀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
與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吾固因天而已與
賢與子子車顧知之矣避啓之言殆為辯士設也

--	--	--	--	--	--	--	--

路史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_臣張溍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錢萬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三

宋羅泌撰

後紀十四

䟽仇紀

夏后紀下

帝啓曰會

見紀年述
山作余

一曰建

東年代歷按歸藏鄭母經
明夷曰夏后啓筮御龍飛

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
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啓之字開

伯禹之治水也娶于塗

山生啓於行荒度土功立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訓

教而致其化

列女傳云及長化其德卒成令名

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

義

越絕書

持禹之功

列女傳云持禹之功而不殞

禹崩啓繼世有天下

戶氏不恭

今鄆縣姚察訓纂云戶危郭一也危已姓乃高陽氏之後也

信相失度威

侮五行怠弃三正帝乃遷廟

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

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曾子問以遷廟之主行必有尊也廟無虛主故無遷主則主命

與有戶大

戰甘澤乃召六卿而誓

鄭謂三王同有六卿故大傳夏書注以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

共工為六卿按地官卿大夫自有六卿每卿卿一人所謂軍將皆今卿是也章懷云古者天子寄庫政于六卿居則以田誓則以戰素信著與衆相得也啓伐有戶乃召六卿蓋大夫之在軍為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率五

卿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卿之政属于大司徒有事則率其卿之萬二千五百人為之軍將属于大司馬爾用兵之時事統司馬旣有天官冢宰更從属于司馬哉

整軍實以伐之不勝六

卿請攻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兵刃接焉而

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殷師琴瑟

不張鐘弗撞鼓弗攷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

能隱神期月而戶來享

夏之失德始于伐戶孔子敘甘誓時以見夏之衰自此耳故馮

衍云訊夏啓于甘澤兮知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失之魏霍性疏云夏啓隱神三年而說苑乃云子貢謂禹與有扈戰三陣而不服修教一年而請服呂春秋以為相伐扈六卿請復之云云莊子亦以為禹

伐之遂滅之復昭夏功

文選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有扈之罪經無明文史記以為啓為

天子而扈不服啓滅之類達謂堯舜禪而啓獨繼故不服書云不恭其事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興也扈氏弱

而不恭夫滅侮五行怠棄三正則不用正朔則其為罪甚明此其所以伐之而許叔重以為扈伐啓啓滅之呂

春秋淮南子以為義而亡胡益之更謂有歸益之心而啓討之抑又妄矣天問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

先出其命何從王逸以謂扈本牧人逢時為侯啓攻之于牀擊殺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遂為牧人逸云扈沈之

國故天對云沈扈

既征西河

紀年在二

能拘是達

天問啓惟

憂而能拘是達言能憂勤拘執省變通之

敬承繼禹之道商契之來孫曰冥

寔喜水功命為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

文武之功起于

后稷故推以配天然祖有功有功而子孫不有天下亦不郊縣障水而殛死冥勤官而水死皆可郊故夏商郊

之孟涂敬職而能禮於神爰封於丹

今建平郡有丹陽城在秭歸縣之東

七里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理也丹山乃今巫山

乃立五廟筮遷鼎禘黃帝而

郊縣

鄭云夏無祖但宗禹而已并四親為五商祖契而宗湯而湯不毀并四親而六故王制云商六廟七

廟出于周或引伊訓七世之廟考之不然唐書云夏以大禹為始祖漢以高祖為始祖非祖也

命大廡

祭鼎昆吾之谿

墨子言夏后開命大廡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鼎成而方不炊而自烹

不舉而自藏不動自響不遷自行圓象萬物鑄于鼎側以祭昆吾之虛使翁難乙灼于白君之龜其兆曰蓬蓬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成遷三國焉夏人失之商人受之商人失之周人受之一云禹也歸藏云啓筮

徙九鼎啓果徙
之是則徙也

而莖享大陰之上是為鈞臺之享

連山陽文

啓莖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鈞臺也鈞臺在陽翟地道
記云下有鈞臺彼俗謂之臺陂九域志有鈞臺驛

又

莖於晉之墟作旋臺於水之陽

在太原

爰棘賓商九辨九

歌

天問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夏康豫以自縱王逸以九辨九歌為禹樂諸說皆妄予謂啓之所急在以商

均作賓九辨即九韶蓋商均以帝俊得用備樂也辨當如遍夫禹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而王逸以為九州物可以辨治啓能承先德

舞九招

紀年啓登后九年舞九韶

登嬪汴馬秉

翳執環而聲九辨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

山海經云上三

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指舜禹尊其賜爾注謂天帝之樂啓登天竊之以下妄矣經言大樂之野夏后

啓于此舜九伐馬來兩龍雲蓋三層左
手秉翳右手撝環佩玉橫在大運山
在位十有六歲

年九十一

紀年啓二十九年年九十八按禹年三十而
娶行十月而生啓年代歷啓壽九十在位十

六年又十五年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
之二十一年與娶塗之年合紀運圖等云九年非子太

康立厥弟五人分封於衛是為五觀

楚語觀射父云夏
有五觀與朱均管

蔡並列知為奴姓而左氏云觀扈至商失國夫觀與扈
各國類達引此為射父之言而以五觀為觀扈失之

其支於莘者為莘氏辛氏姓氏觀氏卜氏

世本莘國奴
姓禹後文王

妃家詩傳同楚武伐都俘觀丁父歸以為師故楚有觀
氏世掌問卜曰卜若為卜氏姓苑又有啓氏與姓纂之

啓氏皆云
出夏啓非

以上討下奉辭伐罪之謂征敵曰戰是故春秋有書戰而無征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羲和其事是也有戶氏諸侯之國也啓禹子也以天子討諸侯宜曰征矣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戶戰于甘之野不謂之征有若敵然何也啓失其天子之禮也古者天子有六卿卿將一軍諸侯有罪則奉詞以討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為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取敗而已王者

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豈可捐忿而與臣
子爭一決之功哉有戶不恭則文德以來之文德而
不至偏以剿之可也焉用戰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
臨於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軍不勝予以是知夏德
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成敗
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
哉又將以為萬世戒也

帝太康太康既尸天子以佚豫蔑厥德

尸猶尸素尸厥
官者居位而曠

職之謂孔蘇訓為主非假國亡政不顧後圖忘伯禹之命周書播棄

五則而叶比於淫聲騷經云不顧難以圖後逸注太原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

欲卒以失國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城築開封太原縣理城夏

后太康所築漢為陽夏開皇七年改曰太康作為刑人不堪命乃般游亡度

求用益匱而貢以敝孟子言夏后治地莫不善于貢謂後代之君非禹也若禹之為豈至

于是有辨見發揮畋於洛表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洛汭

過時弗反有窮氏羿於是因民弗忍距諸河太康失邦

五子咸怨述皇祖之戒作歌閔焉五歌之作在失邦後今按四子述禹之戒

其五乃自述以傷已之亡攷之其一戒于微二言其亡三恨其亡國四恨其覆宗而五則痛追悔之無及從微至甚亦長幼之序如此

夸翔河上衆散亡歸而其弟仲康立

汲冢古文

太康居斟尋乃失邦斟尋今壽光漢之斟縣璿以為河南有尋未考也孔安國云為羿所拒不得入國遂廢

之在位蓋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時代歷

謂在位十二年按世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外紀從之刀劍錄云太康二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蓋廢逐之後然辛卯乃二十七年也

帝仲康太康之弟也

太康之亡國人立之孔氏云羿立仲康古史從之非也左傳屈騷皆不之及

自太康之失德天厭災流四國亡政不用其良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惟仲康肇位肘制於羿皇天哀禹錫以彭壽思以正

夏

史彭祖也本云太康時

乃命胤侯大司馬統六師

徽國之侯入為司馬肇位時即命

於時羲和酒淫

夏世羲和之官合為一王者之代天事畧也或曰夏時羲和以官為族如倉庚氏非

也顛覆厥德遐棄所司而酒荒於乃邑脇從臬噉倣擾

天紀

荒于邑則不在其位矣脇從則嘯聚卒旅矣有邑有兵而為渠魁非跋扈而何天紀謂五紀倣擾者

始亂之也

乃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道人嗇夫治官之屬卿黨宣令之官漢有鄉嗇鄭立第五倫等皆嘗為之弘云主幣之官非

而羲和

蔑聞

知唐書云五年此劉炫之說虞翻云無年非也蓋誤肇位之詔爾肇位四海乃命侯掌師之歲非

辰不集房之歲九月日月合辰今不集故或以為失閏而非食夫瞽奏鼓嗇夫馳則食可知矣馳走者遑遑奔救以答天象若將失主而無歸爾非謂取位幣凡王命救食者出入不過疾風暴雨有辰弗集房說別見

盾侯征之

蘇軾謂書序義和罪止廢時亂日官為占天職甚輕誅之一法史可辨何至命六師遂以

盾后之命出于夷羿仲康所不能制說者皆從之至謂昏迷天象辰不集皆追數其前日之愆或謂子序惟言盾往征之見非仲康之命皆妄按此篇與五子旅獒仲虺皆有兩序承王命已詳序故畧于新序且掌六師乃為司馬時及征義和六師豈盡出哉以先時十有八歲不及時為指司歷之失時此本二孔尤害義

崩子相立

世系譜以相為啓之子謨年代歷二十八年外紀紹運圖十三年俱非

其支封

鄧為鄧氏

華夷國仲康子徙都鄧寰宇記同

學者復脗征其言有八安夫義和有夏之賊臣而仲康則剛明果斷之主嗣后者忠亮有為之臣也說者乃謂羲和雋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脗后稷偽命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嗣后者黨奸怙惡之人而羲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夷羿之放其君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懿之行也然而天下之事多由馴致辦之不早則將接其柄而號制於天下矣仲康於此乃能沉幾先物于踐位之

初首反六師以命胤茲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夜拜
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羿雖懷觖望汙仲康之代
而弗得肆則仲康之辟得其御天下之柄歸於夏羿
不得有之也夫羲和蓄其反德嘯類囊索而崇飲於
私邑其將以俟釁而圖不軌也久矣渠魁脇從叛夏
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蘇軾乃以為命征
作誥皆出后羿或者又從而增繹之謂之挾天子以
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陵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

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迴皆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已之
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
哉夫以先時後時為羿所以名羲和之罪玉石俱焚
為羿所以狀羲和之惡以威克厥愛為任刑之事以
脇從污染為文致之詞其果然耶爾衆士同力王室
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樓諸侯
假王命者一切之言哉政典之言尸司馬法也其與
玉石等語皆侯之所以戒敕吏士者也豈羿之所以

數義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
仁之謂耶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祝史請用幣平子止
之昭子知其異志蓋小人之圖國未有不自蔽其君
始此脗征之書所以著於百篇之內者誠以見仲康
之能立而脗后之能職也使非聖人所取而且存則
是王莽之大誥誅翟義者文致之語一切之言又得
與將吳使脗之典並傳不朽而脗侯之罪畧亡一句
以示譏豈所以垂戒天下後世俾亂臣賊子之懼耶

帝相

史記帝太康崩子帝仲康立帝仲康崩子帝相立稽古錄凡帝皆易曰王失之詳譜圖

一曰

相安

世紀

相安之立選蠕而佳兵征淮畎

淮夷畎夷紀年云元年

羿

逐之播於商丘依斟灌斟尋氏

即介斟乃東郡之灌汲古文云相居斟灌蓋被

逐之後居于商丘依二國以為援

二年征風黃夷

范文氏風夷黃夷

七年於夷來

賓

並紀年衰亂之世夷戎之來不盡德化非必繫國盛衰通典謂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樂史因謂七年

乃服非也

八年寒浞殺羿

太康後事惟屈原攸之甚詳與內傳之說相表裏班固以為劉安之

說既升而子長紀全逸其事夫羿之篡夏蓋在相世本以猥才貪于祿位逐相而後不復于意神器故相得以妄興征伐內傳謂羿因夏之衰代夏政八年而過烹得其定記錄成云相十四年方為羿逐蓋誤

又二

十有二歲猗寡滅二斟而弑帝寒浞自立

馬絕虞世南皆云羿弑后

相非也年代歷相羿二十八年晁公邁云相二十八年羿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年哉

后緒生

少康

譜商丘有相氏

自古國家丁中否艱難之運朝廷之政類皆苟且姑
息之為以故豺狼梟獍跳梁跋扈乘間並起而不可
繫止自非大有為之君奮其剛斷攬權綱以離奪之
其濟鮮矣予讀盾征見仲康之能以威勝愛而相遂
以姑息失之未嘗不痛之也夫兵權之失得社稷存

亡之所繫也堯帝之末不誅四凶而付之舜則唐之
兵權在舜矣舜帝之末不征三苗而付之禹則虞之
兵權在禹矣茲豈陋儒之所知哉春秋之代魯人三

弑其君盖未有不先有其兵權者

慶父帥師伐于餘丘經必書者見慶

父之得兵也夫以莊之幼立而首以兵屬慶父其所以致子般之禍有由矣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而仲遂擅兵再出入杞伐邾救鄭威令信于其軍故翬弑隱而寫氏不能明其罪遂殺惡及親而叔仲惠季非正其惡皆兵權之失也

秦漢而來魏晉齊梁

隋唐之際其誰不然孝和以幼冲即大位能遽誅鉏

實憲於是威權在手十六七年邦畿綏奠則兵制之不失也至宇文氏依周建號以宇文護為司馬逮其歸政猶屬以兼司馬總軍政以故周毓不制循致于難唐自中世一切姑息而強藩悍將擅殺主帥皆即授以節鉞於是握兵方命至自相推與或甲乙相攘擣闕逼京顯戮將相朝廷莫之或制自憲宗用剛斷平江東夷澤潞易定魏清貝衛澶相淮蔡蜀夏一時率服而有唐遂以中振穆敬懿僖世益頽靡而藩鎮

益雄張卒以亡唐則不知果斷而已向若后相綜覈
名寔蓄其威武權而用之則仲康之業何至是而覆
哉優柔不斷反受其亂此志士之所以長拂膺與

夷羿傳

夷羿有窮氏窮國之侯也

一作窮同

偃

以女偃出皋陶或云姓高非也世紀云不

聞其姓

左臂脩而善射

淮南子隨巢子

五歲得法于山中

括地象云

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
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
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揖
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

傳楚弧父

之道

吳越春秋云黃帝作弓後有楚
張父以其道傳之羿以善射著

既學射于吉甫其

詞佐長故亦以善射著

見世紀

嘗從吳賀北游見崔焉賀

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

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迨事夏王王命射于方豕之

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

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中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

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口懼之為

災而萬金為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

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

符子

太康之立滔淫亡度娛以自縱民興胥亂迷畋有洛之

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於河以距之太康

失邦仲康立於時羲和沈湎于酒叛官離次將夷羿是

與王命胤侯征之羿遽隱隱及相之立爰逐相而自立

因夏民代夏政

論語燕義云羿逐相而自立蘇軾云自立為帝

自鉏遷于窮石

鉏今澶之得南窮石即有窮之地今窮之安豐地有窮谷窮水杜順而來皆以為西郡剛丹妄矣按汲冢書羿桀皆居斟尋則宜在此與鉏相近豈得遠出西塞因夏民乎天問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此謂羿也蓋亦因誤予

有以知天問非屈原作
注以為蘇阻羽山尤妄

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

即伯封叔見禹

紀

先有仍之女美而黝厥澤可鑑夔納之是為玄妻生

伯封貪惛怨類寔有承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

不祀

即封豕史傳堯有封豕羿射之于桑林此也騷經等多言之如又好射乎封狐天問云馮珖利決封

豕是射說者俱以為豚猪殊為寡理

羿於是益時射不修民事忘其國卹

而蔽于從禽用不恢于夏家武羅伯因熊髡龐圍皆賢

臣也乃棄之而信相伯明氏之讒子寒浞

伯明寒國之若倚姓

又

以龐門是子為受教之臣

陳音狐父傳羿羿傳逢蒙論衡作龐門是子即逢門也孟

子作達蒙或作達門
達蒙同炎帝之後
混乃蒸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

純狐

羿妻名天問云混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
吞揆之言羿能貫革之射人揆度而交吞之又云胡射
彼河伯而妻彼洛嫫蓋有洛氏之女也注以為宓妃妾
矣傳言羿妻姁娥者字也竊藥奔月之說特假類之言
爾射河伯殺奚窳嫫
九嬰等並見淮南子

植之詐隱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

以於畋内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龐門取

桃梧殺之家衆亨之以飲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伯

靡奔有鬲氏太康君也奚祿崩而出玦羿得之於是篡

帝及是而滅

今江寧縣北五十有射鳥神廟羿祀也然射鳥言堯時羿按九域志毫惟有羿廟

後有窮氏窮氏羿氏

成敗不難見哉夫與死同病者越人所不醫與亡同
政者屠黍所不處用賢則治有德則昌此不易之理
也是故古人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秦為暴虐羽
親滅之而暴虐益甚陳為淫侈隋親滅之而淫侈益
甚是安得不亡哉夫以繼體之君艱難不知而抵于
敗是故不足怪今也躬自伐之而躬自為之躬自成
之而躬自敗之此何為也邪甚矣夫人之愚也湛于

酒色小病大死人舉知之而人舉甘之好任小人大
亡小亂理之必然而小人必用今世固有誨人以酒
色亡身而自溺于酒色諫彼以小人破國而自惑于
小人者矣是非不知戒也知思于憂患而死安佚也
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
吉凶鄉使文皇非魏徵之徒朝夕勉之以隋為監則
唐之為唐未可知也太康以佚豫作禽荒般游亡度
而亡其國此羿所親滅也而羿不知戒復恃射而忘

國卹淫于原獸是又一太康也家衆亨之顧非其不幸矣嗚呼服留黃醉紅裙豈其不知戒哉而卒自蹈之故君子非苟知之

寒浞傳

寒浞者猗姓

潛夫論有猗姓括地象云過猗姓國是也本以寒為卽姓國者失之

寒君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為讒慝后寒惡之棄諸窮窮并入之謾以為相而信使之方羿之逐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於是蒸其室而虞之以於政内外從之則

繼殺而代之襲羿之號

蓋循其所僭之名號外紀云不改有窮氏之號非也

且因

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走陸是曰梟

梟一作敖說文云生

敖及豷澆倪弔切集韻澆雅字一作盪

澆任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

滅斟灌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于戈

過今萊之旅縣戈宋鄭問邑

弑

夏后相爰革夏命易天明四十有三年為伯靡所殺

距羿

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絕及寒浞殺羿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年計浞之篡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厯云浞四十年其說為近續漢書羿浞篡夏數十年泛言之而通厯等云浞二年外紀云十二年是紀年云十年紀運國云三十年其疎甚矣夫浞之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豷

長穀相相死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述事而後誘殪
滅浞以中興非數十年可知夏本紀言相崩子少康立
益
殪澆恃多力從欲不忍惡虐以逞朋淫不義而通于丘

嬖岐日康娛以自忘館同所止

天問女岐絳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澆嬖也

少康滅之及女岐

天問何少康逐犬而殞厥首注少康因田獵逐犬襲殺澆斷其首又云顓

易厥首注謂少康夜襲得女岐而斷之

伯杼復誘殪殺之寒浞遂滅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子弑父

以為天道之好還蘇竣之亂桓彛涕遣俞縱遮守蘭

石竣數誘之縱益死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桓侯惟

有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君也石演芬
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亦請討之
懷光罵曰若為我子奈何亡我家耶對曰若天子股
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
之其報之也必厚天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
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之說惡可謂誼理也
哉秦政焚書阬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夷

已不分于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
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
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
耶舍人須臾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甕熾炭
周興計也而興竟以熾甕服索元禮作鐵籠以繫囚
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于天下而國忠亦即其
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子浩遂有竟達空
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違天地之道則天地違秦亦

宏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于商奚間焉曾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紹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隋煬弑父殺兄及宇文之變而父子更相為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紹以遣及虎
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紹以留虎之於勒姪
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
后之戕郭后康室其口既甄之戮亦以康室其口朱
溫令蔣輝弑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乃
歸獄于裴季暨友珪之逆俾馮廷諤以劍犯溫溫亦
走旋柱劍之擊柱者亦三乃歸獄于博王友文及末
帝之討逆友珪竟俾廷諤進刃而廷諤亦自殺矣夷

羿之不道以臣逐君絕后變而其妻與其相浞亦能
賂靡豪而殺羿子亦死于窮門浞能弑相而伯靡卒
能滅浞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天道好
還豈不明甚矣哉予觀慶封蒲嬖之於崔杼慶舍蒲
癸之於慶封與夫元昊訛嚨等事而益嘆羿浞之會
舉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來鶴鳴
于陰其子和之三后之裔皆王而有吳者卒夷昧之
子孫視履考祥謚哉

帝少康初募之弑相也后緡方震亟出自竇歸于有仍

緡少昊後
仍太昊後

生少康少長為仍牧正殊才異畧至德正仁

忌募而能戒之募使臣椒求之奔有虞為之庖正姚思

妻之二姚而邑諸綸

綸今宋之虞城竹紀年楚吾得及秦師伐鄭圍庖綸氏者博物志謂

汾陰古綸邑為少康邑跡矣方多艱之際何得近舍虞仍而遠即汾陰餘詳國名記

有田一成衆

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衆而用之

一成十里百井

也九百夫地五百人為旅八百家而五百人有增常數衆志叶也

慶得四息伯杼曲列

龍留季杼俱賢逮事乃俾女艾謀募季杼誘殪伯靡自

鬲收二斟之蓋滅浞而立少康

汝國即女艾女鳩之封

猗臯被服

彊圍朋淫不義而弗豫不虞少康乘之滅于過而伯杼

復滅豷于戈復禹之績以紹都于櫟

十道志云陽程有少康城洛陽記云

夏少康故邑水經潁水東歷康城即此又瀛有中水城陶經云夏少康所造

于是方夷來賓

獻其樂舞

後漢書及汲紀年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左傳晉志云禹五服至于

五千里夏德中衰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

正法度振凋敝嚴祀崇禮撫

錫藥療而天下之民歸心焉是以振祚四百後世莫及

在位四十有六歲陟年八十有八九子

漳浦縣有九侯山舊經云禹子

少康封于會稽有子九人流于此山而名新國經云伯少康九子今訛為鬼侯山以為山魃之居者妄矣

杵嗣

帝杵一曰松蔓

音設見代歷世紀云或作公孫蔓非

是為帝與

世本云季杵作甲又

云杵作矛注少康子與也墨子亦云與作甲中侯作予一作宇又作佇世紀一作后予集韻云予夏后名音宇

又杵始作矛甲滅戈殪及即位都于原

紀年帝子居原自原遷于老王老王

地闕五歲征東海伐三壽

本作王壽紀年云夏伯杵子之東征獲狐九尾

乃封其

仲曲列于繒

是曰繒衍傳作鄩

至周為莒所滅

魯襄四年

有繒氏鄩

氏曾氏

宣室志有崇言曾氏陶唐氏之後以字為氏妄也

封云西甌處于埤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剪髮文身以負俗曰無余無余者杼也

云即李杼少康之庶子傳云李

杼誘豷杼少康之長子不得謂李然姓書言少康崩時李杼尚少則滅豷非杼也案字記少康熙子無餘封于會稽世為越侯云無余紂誤

初禹之會稽山也復于衆曰食其寔者

不傷其枝吾獲覆釜書以除天下民有廬里其德溥矣

死則予欲瘞焉於是邑之安民治屈以為之法及崩羣

臣葬之至于太康歲弗及祀方皇不忍去

人名其處為杼山顏真卿

記山有夏王村其北有夏駕村張元之吳興記曰稽留山

爰封杼以世祀蓋十數傳

而與民綢及周之東有無士百姓奉而君之是為漚粵

東粵

越也記云周遷時有人生而言曰鳥禽呼嚙喋指天而向禹墓曰我無余君之裔末也將修前祀為

民請命民喜而封之粵無壬生睥睨生夫譚譚之子為元常故越北界有語兒鄉與萬歲厯之說異按國語通典作禦而越人謂暨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或其子執

兵為兒蓋禦兵云

暨元常而始伯

元王命之或

其子執

災滅吳而遂霸

勾踐也哀二十二年淮南子云勝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

率九夷朝焉

七世災燭外逃位巖間寢罕越人熏而出之是

為無顓

即子搜自勾踐而下傳無世次按紀年勾踐以晉出公十年卒鹿郢立是為艚與六年卒育姑

立是為不壽十年卒朱句立是為王翳三十七年卒王翳立三十六年卒子諸咎殺之諸枝立是為孚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凱立初無余十二年寺區之弟思復弑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故子搜曰越人三弑其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卷二十三

三

其弟無彊為楚所破

顯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史云粵之紀年無歐文忠云句

踐五世王無彊非

族散江南海上于越東野句餘妹妹姑于迭

為伯長

王德璉番禺記云東野王夏后氏之苗裔秦末為百粵君長餘並詳國名紀

無彊之

長王後去琅邪

王子尊尊子親失其氏見越春秋

其次子蹄守歐餘之

陽

歐餘山在烏程歐文忠云諸子皆楚封之蓋雖散處猶臣楚

為歐氏謳氏謳氏餘

氏烏氏烏餘氏甌氏歐侯氏歐陽氏歐羊氏

謳區甌歐渥並同歐

羊見熊喬碑

無諸保泉山漢帝王之閩中

漢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故地

都東治建元三年閩越為東甌王遣助救之未至止東甌因請徙中國帥其衆處江淮間此樞也後頗出因立

治治之即東治今福之閩縣也按福圖經云勾踐六世孫為楚併其後無諸以其境南泉山都之稱閩越王朱買臣云東越王保泉山在建安北界今衢之信安南二百里泉嶺山

其季餘善與孫搖又

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

俱會稽之域見福圖經按歐

東海王居東甌號東甌王顧氏譜云勾踐七世閩君搖寰宇記云疆七世殆俱非建元六閩越王郢擊南越佗

孫胡上書上遣將兵郢弟餘善殺之降乃以為東越王郢舉兵無諸子繇君丑獨不預謀乃立為越繇君奉閩

越祀元鼎六餘善反元封元冬兵入東越繇君居服殺餘善降上以東越陞多阻閩越數反覆徙之東越遂虛

今之閩川也

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尋以漢

兵眾歸分郡之

會稽郡

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餘

不甌鄧俱其羨也

越絕書云吳樓門外馬寧溪止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門外鴻城故

越王城也無餘史表作母餘並詳國名紀

後有駱氏顧氏疇氏靈姑氏

史無諸及

搖皆勾踐後駱舊作駟其將有駟力徐廣一作駱是為越駟無本齊有馬縞矣

諸氏搖氏僇氏

稽氏多氏植氏蒺氏舌氏余氏越氏

羊姓諸越亦有越氏後魏越勒雖並

為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會稽為會稽氏漢初徙黥稽山為稽氏漢功臣有多軍封無錫越將子卯嗣云龍

苗居仍為竇氏六十有九世舉出北方仕晉二十世統

以武誅入鮮卑拓拔部南竟代郡號沒鹿回為沒鹿氏

魏穆命為紇豆陸氏其歸華也魏武又復之為竇氏

舉字

鳴犢葬常山故姓書又有

懷正敗溺僂尸為毒氏

唐相與太

平公主謀逆

帝杼能帥禹者故夏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

槐立

帝槐

世本外紀或作魁非

一曰芬是為祖武

並世紀

立三歲而東九

夷來御

畎十方黃白赤玄風陽凡九見竹書及後漢書

二十有六歲陟

世紀二十八年

紀年四十

子芒如立

名以主謂字以尊德名字不正則紀不順而文不從

帝芬帝槐也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

芬于上下置槐于中中

一作懷

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

夔于上中居后夔于下上韋承韋也置韋于下上置

承韋于上下

韋在殷時承韋在南庚時又出劉姓承韋在武丁時居中上韋國名也此猶可

諉

郵無郵與王良並著

即尤先恤王良也

范武子與士會俱

垂此何為邪

武子列上中士會列中上

以至列帝柱玄冥之後而

龔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人物之表也

帝芒如

史記夏后芒都誕生音茫

一曰和

世紀帝芒又曰和

芒如之元年首

以玄圭賓于河

見紀年

乃東狩海

紀年云東狩于海獲大魚

十有八歲

陟

紀年 后亡 陟年五十八

子洩立

帝洩

一作泄

是為世宗二十有一歲六夷來御於是始加

爵命

白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繇是服從故范氏後漢孫子經書云東夷自少康後而出服王化

獻其樂舞也

二十有六歲陟

世紀同年代歷十六年紀年二十一皆非

子不降立

帝不降是為帝江

史帝不降即帝降當音江山海經帝江也

一曰北成

世本世紀

帝降或曰北成年代歷作江武一作江成非

六歲伐九苑

紀年

五十有九歲陟

紀年代歷同紀年六十九紹運圖六十三

弟侑嗣

帝侑

或作禹世紀喬云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年代歷作愚字之誤

號曰高陽

世紀年代歷云或名曰高陽

二十有一歲陟

世紀年代歷等同

子

廩嗣

帝廩

太平御覽音近是也世紀作廣年代歷云一曰廩又曰董江皆字之誤

一曰頓

見年

世紀云廩一曰頓一曰董江亦字之誤

立二十歲而陟

世紀同紹運

子盾

甲立

人表帝廩在孔甲後失之

帝盾甲

見汲紀年左傳作孔甲世遂從之非也按古有孔甲乃黃帝史官孔姓也無因以為名號

甲之立洒泮陂僻優而不敏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

始衰諸侯叛之游畋黃蒔之顏

東陽蒔山也

天風晦冥遇神

縫而迷

字書云縫黃芟山之神能動天地孔甲嘗遇之呂氏春秋及地記皆作黃山

急趨民

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

句

之必殃帝取子之曰其

誰敢殃及長幕動撩析而中厥足帝曰有命遂以守

御覽

云以為守者守門之官劉子云析薪斬左足遂為大閹呂氏無此

取嘽緩之聲以為破

斧之歌始為東音而民邪僻之心生矣

晏子春秋云於祭為東音非

是得乘龍于河滅

蔡墨云孔甲能擾于帝帝賜之言能順于天而天賜之傳者之妄

不

能飲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泰龍氏以服事之賜之氏

曰御龍

左氏傳

它日龍戰于庭流漿櫝之

詳國語論衡如蛟安事大似郭

璞諫止任谷所化之女者既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已而求之懼而

之魯

或云師門非向列仙傳云嘯父冀州人梁母推其使火去之三危介登師門者嘯父之弟子也能使

火為夏孔甲御龍不能順其心意孔甲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焚孔甲祠之未至而道死異矣

盾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

刀劍錄云孔甲四十年以九年甲辰采牛頭之鐵作

劍一銘之曰夾長四尺一寸黃伯思引孔甲劍一字銘曰甲以為之銘

天有妖孽十日並

照於東陽

有十日說別見

其年盾甲陟

以上紀年年代歷云三十一非

子臯立

帝臯

或作臯

是為簡臯

世紀年代歷又作臯簡

十有一歲陟葬于敬

所謂南陵

蹇叔曰敬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今洛之永寧三峭山也說詳餘論

子敬發

立

帝敬發

傳多作帝發

一曰惠

見紀年年代歷作發惠

是為后敬其始即

繼諸夷式賓獻其樂舞

紀年云元年

於是思禹之功庸意于

治十有二歲陟

帝王本紀十三外紀云十一

而弟履癸立

世本畢生發及履癸

史記人表世紀皆以癸為發之子故杜預以為畢之孫非也

帝履癸是為桀

桀名也或以為號為謚俱非

初有窮之誑攘夏緒

亂不絕諸侯胥亂民罹瘁毒少康中興比肩甲再淫亂

姦雄畔渙而夏以汨震三傳而癸諸侯之存者不能以

四千矣

衛彪俊云孔甲亂夏十四世而亡班志云禹後十三世孔甲好鬼神孔甲後十三世湯伐桀誤

也癸不務德好貨便佞慢神虐民侈後陳徽娒遂呶訾

嚙恩信不申於國始遷於垂

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有天門說見

餘論乃大淫昏洪舒于民讒貸處穀而幼色是與穀祿也大戴禮

孔子言桀紂跡遠國老幼色是與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又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汙池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惛然幾亡盛軍伍立兩億正書云桀有左億右億之

衆自謂天父

賈子云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滅亡而民以為焉

恃其多力用其

虎視不克靈承于旅天下之民悴悴焉

墨子桀為天子生裂虎兕指畫

殺人淮南子云桀之力別脣伸鉤索鉄欵金推移大戲
大戲軍旗也故云遂擒移大戲桀蓋以此自號言能移
大梁爾或作大犧者為牛非也晏子乃謂夏有推移大
戲偽矣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注玉鏡謂清明之道虎
視謂其以羊革侯哆為相

侯哆韓子作侯侈呂氏春秋作惟多羊革一作干革呂云

桀染于羊革岐踵戎外紀又尹諧斟觀岐踵戎曾觸龍
作干革云恃威陵轢諸侯者

介之闕道其志乃胥為虐於民至於百為大不克開荀

云桀惑于妹喜斟觀韓侍御云斟觀也皆桀佞臣世紀
云左師曾觸龍諂諛不正賢良鬱怨按說苑孔子對哀

公云桀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絕裂世祀荒淫于樂沉
酗于酒其臣太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湯誅桀觸龍者身

死四肢不同檀壺而呂韓嬰於是犬戎侵岐居之諸夷
荀况乃謂觸龍事紂誤矣

吹遂入居郤岐之間杜佑云郤新平岐扶風

申命任威以原侯夸帥

孝經援神契云

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推注右偷苟且自專也玉斗者彈俄金推言國之定

伐有唐

邱藏禁筮

伐有唐收占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切用作事恐傷其父

復伐蒙山

得妹喜焉

一作妹嬉故集韻未喜音希妹只音昧以妹妹目之或音妹變也天問云桀伐蒙山妹何

得焉王逸云伐蒙山國得未嬉列女傳以為有施得之師古云有施之女蓋以國語說施為嬉姓國外紀從之

失之

妹喜盡惑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耻好姣反而男行

弁服劍帶而喜繒裂桀溺狗之每加諸已

董誥云桀媚妹嬉常加于

膝以金簪貫玉螭媚之師古云未喜善于色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于膝上聽其言而失道湯伐之放之南巢

遠味四海

尸子云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

天下厚矣列女傳云大臣諫喜謂桀曰君之威衰今不從皆以安為亂習願賜妾死桀乃行法過喜者誅忤喜者死譽者昌諫者亡羣下杜口矣

駕人車以奉之

井丹云亦見世紀

廣優豫戲

奇偉作東哥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驕溢妄行於是羣臣

相持而唱於庭靡靡之音人以龜其必亡

董紫露云桀侈宮室廣苑

園竭山澤之材困野獸之足驕溢妄行云云阮藉惡樂論桀之末傳慕淫聲晨歌達于三衢聞之悲酸史記云大進倡優漫瀾之樂設奇偉戲靡靡之聲而伏書毀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負不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音更曰覺兮較兮云云入告于王曰大命之亡有日矣王憫然嘆啞然笑

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
亡吾乃亡矣尹乃去夏遼湯
侈屋室崇園囿傾宮旋臺

晏子春秋云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臺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旋臺在絳之正平寰宇記絳縣璇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列女傳璇臺瓊臺以臨雲雨傾宮造作傾反常若欹傾璇臺登之轉危常若璇轉所謂絳臺世不知作璿
玕者非
汙池土察
汙察深也言
洞地為池
櫛狐批後不足以攄

志市縱競獸以覲人之奔駭廣池漾酒一鼓而鞠飲者

三千覘其醉溺且多發帛以希妖喜之一哂
新序云桀為酒池是

以運舟糴丘是望七里一鼓而牛
飲者三千人列女傳云絳其頭
復會于仍
史桀為有仍之會賈

逵以為
有緡叛之克有緡又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王
緡非

以二女御焉愛而無子乃刺之苕華而棄元妃於洛

女二

曰琬曰琰刺名苕華之王詳煇煌紀年呂覽云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妹喜好彼琬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尹盟誓滅夏云云詩志也或云元妃即妹給過善非棄義即讒淫侈滋甚不克終日勸於帝

之迪衰人因財而進賢良日蔽而遠刑賞無信位隨財

而行

淮南子云桀之時日暗晦而不明道焰熒而不修棄五帝之恩刑蹶三王之法籍舉事戾蒼天發號

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意而懷當䟽骨肉而自容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豫其意植杜稿而巧裂容臺振而掩覆西老折勝黃神彌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云云

云三王之更為長夜之宮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昔法繆矣

而風沙邕之地室也博物志云川為陵山復于下方冬穿陵毆以就之酒

渾而戮刑殺彌厚經子云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大傳云桀殺刑

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滅皇圖亂歷紀書帝亡注云故爾窮其迹也梁讀為掠

云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歷紀殘賊天下賢人逃遁淫色慢易不事祖宗玉瑞不行朔

不告大戴用兵車桀紂妹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邦大無紀玉瑞不行

不告朔于諸侯於是天不畀純袂字出柱矢射宋張鑑云桀誅諫而星字紂耽

荒而致咎世紀云紂淫亂災異並見兩日闕射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竭彗星出鬼哭于國湯伐之書遲期

按云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地震天血外紀天雨血水冰迅雷

黃霧

古今五行紀桀末年雷震殺人其年湯放之地吐黃霧見本侯

夏霜而冬露

命應序外

紀云六月降霜

大雨水里社圻

汲紀年桀末年社圻裂

因之以饑饉桀益

重塞好富忘貧

管子桀紂

不肯感言於民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桀之饑饉因于

殘刑湯之大旱因于大軍皆人事也大戴云桀紂時諸侯力政不朔于天子六蠻八夷交代于中國于是天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餓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諛也王充治期云災至有數年歲有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桀紂無耗之災非也

大夫秦龍逢引圖

進曰君人以禮義為基恭信為本節財愛民故國安而

身壽今冬不為枉夏不來拊而視其死內有女華之陰
傾而外有曲逆之姦穢役民如不勝用財若無窮民無
所附君子莫死焉惟帝念之乃立而弗及朝遂死之

即關

逢見潛夫論桀之大夫戰國策云桀聽讒而殺其良將
注以為逢則無將也論語陰嬖云桀殺龍逢後庚子旦
有金版出于中庭判曰族王禽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
族王言必見禽妄也逢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旋王逢之
死當有故有
耆父又諫以為袂言殺之
見博物志金匱
云桀時有琴山

之水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河民諫曰孟冬鑿山
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子道後必有敗桀以為
妖言殺之暮年一旦琴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
谷上反居下耆老諫而殺之六韜外紀作瞿山世紀等

云桀見蘇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誅豪傑也

自是喪人參耦忠臣折口磬龜

無腹著策日施大臣同叛其信費昌乃徙族以歸商太

史終古亦負其圖哭而去之

淮南子終古為太史令奔商三年而桀亡論衡云時

兩日並出東者熒西者沈費昌問馮夷荅云東若為商西為夏乃徙族之商傳言桀紂之世變異多矣日月五星圖云桀末年兩日並闕五星交錯枉矢流火神見闕龍逢引黃圖誅不聰焚圖誅逢火神祝融也

帝之酒保也醜夏而耕于商陝

伊尹也

商契之後有子履

者天錫勇智得禹之錄齊聖廣淵不殖貨利不邇聲色

以七十里為方伯

安國云為方伯故得專征

法三聖用三俊克寬克

仁明德卹祀賢于諸侯聞贊之賢三枉聘而不至馳即
見之既而幡然就商說以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桀
俞自賢矯誣上天簡賢附勢率遏衆力窮父兄恥功臣
不任其遇女鳩女方夏賢臣也亦遂去之贊既醜夏三
年復歸于亳遇諸北門嬋連歎知夏命之將墜也乃遂
相商鳩方世皆以為湯臣非也不期而會曰遇豈吾國之臣而曰遇哉蓋伊尹在夏時二友云子履
之沛遇擊場四面羅者一祝解而漢陰降東京賦幕帝乙之弛苦謂
成此子虛賦以為湯好田諛也爰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既得仲

虺萊朱於是有不諛者從而征之葛伯仇饗初征自葛而昆吾韋顧亦斬艾其民粒食之民人戮而不得以疾死於是伐韋伐顧伐昆吾以儆於桀誅其君弔其民東征西怨載十一而征無敵于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

征者天子之事湯之征得無稟命乎湯七年九征南

唐劉蕡云載十一征者伐二十二國也書中侯云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隣國強負歸之傳云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故傳

桀怒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

置之重泉嬖於死履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賛茅

商子

云封之非史云囚之夏臺即均臺重泉在馮翊見漢志

子履湯也湯有膺行天下

之効之者且百國矣又得慶誦湟里沮東門虛南門孺

西門庇北門側七大夫佐司御門尹登恒為佑始試之

弱密須氏以為武教試得密須氏而知所服桀矣乃率

六州攸徂之民以伐桀

傳云景亳之命費昌為御世紀謂湯退居中野老幼虛國奔之

皇甫謐云同日員職者五百國

始用玄牡昭告上天神后

皇天后土也用玄牡尚從

誓于衆庶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及桀戰于鳴條

敗諸娥虛

安國云伐桀升而出其不意皇甫謐云桀醉不寤湯伐之發揮有辨

桀與其屬

五百南徙千里至於不齊不齊之民去之轉之邲遂放

之南巢氏

封之也詳國名記尸子以為放之歷山故世紀云禽之焦門放之歷山乃與妹嬉及嬖妾

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則非也晉志亦云敗于焦焦乃娥地淮南子云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呂氏云戈子戰于邲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逐有夏是矣尸子云革車三百乘伐之南巢收之夏宮蓋跡呂春秋云商涸旱猶發師以申尹之盟故合師從東方出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云章山名戮尹諧滅斟觀大沙或云沙丘墨子云湯放桀于大沙

昆吾氏

皆桀同惡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邲按傳桀與昆吾同以乙卯日亡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

得殺毛伯長弘曰是昆湯乃復亳會羣后退從諸臣之

位曰天子之位惟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無敢即乃簡

代夏復禹功修舜緒為副于天

周書殷祝解大傳皆言三千諸侯大會湯遜

辨見反夏政國遷鄣

于旂反商之國號呂春秋云湯王為天子夏人大悅如符慈親朝不

易位農不去晦商不變肆親鄣如夏是謂至公高誘讀如衣云今兗州人謂有殷猶曰有衣故鄭于中席一戎

衣為此讀康誥有殄戎殷之文為是不知康誥乃文王事與武成一戎衣異陸氏從之踈矣湯之國號本不為

于斤將遷其社不可

遷如遷都蓋勝夏已欲移其社于商地然禮王者當自立社不可以

亡國之社稷立于商臣庖蓋贊其不可者當移于桀之子孫國耳夫不可者湯不可之也世以謂欲變置社稷且以為湯始欲遷眾議以為不可非也而乃取璽欲舉是妄舉矣如欲變置是易社非遷社也

書

置座右見周書古有璽說者以秦制乘輿六璽以為秦始皇者非老子云為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後至

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是古有發明

德作八政命于總章

大戴禮

遂賢良築五庫藏五兵與民

休息

商君書

爰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于曹東之

倭是為東樓生西樓公

鄭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大戴禮云湯放桀乃遷姒姓

于杞倭蓋其析也或云湯封之樓非

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後之杞為二後

九世成公遷緣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于楚

楚惠滅之故傳云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或以州公為杞後則非

弟佗奔魯受爵為侯有封于陽其

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為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倭氏

樓氏婁氏劉氏丐氏離丘氏郁釐氏孫氏杞氏夏侯嬰
魯源頗

尚主隨外家姓孫而嬰子孫遂為孫漢高帝云婁者劉也賜婁敬為劉姓纂杞若避重卓難改為杞或作杞疑

桀立四十有三歲而放三年死于亭山年代歷諸書五
十二或五十三

或云十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十七世汲記年并窮
寒四百七十二年三

統曆云十七主通羿延四百三十二年世多從之非也
六韜大明云禹之德流三十一世至桀為無道湯得伊

尹一舉而嗟乎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然而猶有慙德

而後世猶曰于湯有光是以君子不為也殷祝解言桀
請致國而奔

于千里奔魯百姓去之湯不前止乃放之無戰之始夏
文桀始走保三陂故伐之也別有湯武二誓說

之興青凋止郊雨金櫟陽而祝融降于崇山

崇國之山
非驩兜放

處及是回祿信於聆隧容臺覆岱淵振庚亡瞿瀦而湯

之里社鳴焉亦天命之反報也

里社鳴聖人出湯社鳴
見春秋潛潭巴淮南注

容臺禮容之臺桀不行禮振動而覆外紀堯山崩庚山
亡五行記云夏末年瞿山地一夕為大澤深九丈九年

湯放之禹初妣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泊氏弗氏邾氏

鬻氏冥氏郕氏褒氏沈氏男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姒

氏弋氏綸氏

弋即姒定姒杞姓公羊作定弋休去莒姓
誤矣或作戈失之泊見潛夫論或云鮑非

也春秋公子諡出如氏卻姓解一作郢誤弗見世本
姓苑作費然少昊後自有費故金石錄云費少昊後陳
湘姓林云音蜚夏禹後自不同如無極長房出此孫盛
蜀譜云益州諸費名位者多字本作桀卿弗同漢有卿
脩公孫瓚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
臣綸直

王以中興

辨証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
孕十二月生子手把南字長荊州號南赤龍

生條源仲為紂將平獫狁宮括為文王臣封南陽侯生
郇成王司馬封白水侯生宮宣王時南陽侯生伯莊王
上大夫人李聘褒君事夏至幽王嬖褒后遂亡周而褒
魯宣公之子云

亦亡矣彫伯事商而沈子亦滅於蔡矣

定四年

如敬叔仕

于齊采於鮑為鮑氏色氏

或云鮑齊族非也

成王封夏公又為

夏氏夏后氏差氏禹氏

王孫謫百家譜蘭陵蒲道游娶禹氏女而南唐將有禹萬成風

俗通云支庶以為氏史記又有斟氏戈氏有扈氏非也乃高陽後

桀崩其子淳維妻其

衆妾遁于北野隨蓄轉徙號葷育逮周日盛曰獫狁

獫狁

匈奴樂產引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子獫狁妻桀之衆妾居北野謂之匈奴蓋別號獫狁故服虔謂堯時為獫狁又史黃帝北逐獫狁非自後世也晉史云淳維禹後又云軒後畏其干紀則又不能別矣

秦有凶

奴單于頭曼者復入于冒頓蔚為彊暴破東胡走月支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燕趙始長城却胡李牧破滅襜褕

秦亦被蒙恬城逐塞外既侵燕代窘危漢祖於是屈婁

敬之策和親單于由是稽胡子孫感漢為劉氏

望河間河南

扶羅助漢死子豹生淵居離石遂號漢二世而聰滅晉

曜改曰趙石勒夷之

四主二十五年

勃勃興朔方為赫連氏

右賢

王去卑之後中平中羌渠扶羅將兵助平黃中扶羅子豹為左賢王生淵為前趙右賢王去卑裔庫仁

三

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伐氏雲氏其始姓虛連題是

為纒鞬氏

范史虛連鞬

厥後異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

林氏雕氏凋氏

漢表匈奴王雕氏凋見我記

盧氏赫連將呼盧古

古師

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與蘭須卜三六姓宜皆出此

宕昌白狼之羌亦其散也

有宕氏庫氏黨氏渾氏房當氏

夏亦二十五年夏錄勃勃詔云朕皇祖大禹受

玄圭之錫號夏朕祖北遷幽朔如氏音殊中國故從母為劉氏從母非禮朕以義易之王者係天為子是為輝赫定與天連今改氏赫連非正統者以鐵伐為氏故號大夏亦聰之族也晉書以聰為冒頓後勃勃左賢後而黨出西羌故姚秦將黨耐康曰祖本夏后氏後為氐豪隋書以黨頂白狼宕昌為三苗後失之黨集韻作黨鐵氏本曰鐵伐勃勃云庶支族子源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是也

古人有言天下之勢猶一堂也夫為堂者必得乎基址柱石然後堂可立為國者必得乎賢人君子然後國可存也基址堅柱石固是故居之安而罔飄搖之

患賢人至君子用是故處之泰而無杞隍之憂賢人
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久矣其可以
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于遽亡及
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僵矣堂其能以獨
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鳩女
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昔者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何為而不喪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夫如

是奚其喪紂之去武丁未遠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然則國無道而幸存焉者
亦必有人焉而為之也桀之久其位惟可知矣君天
下者何至掘基址而仆柱石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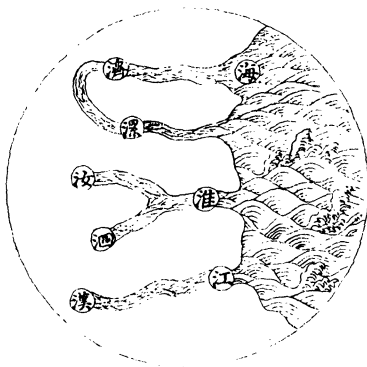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卷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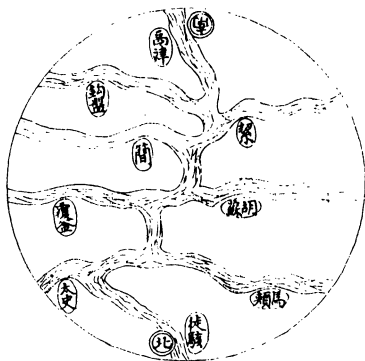
三

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於兗州之域䟽大河之水為九河以分其勢又䟽通濟水漯水并九河皆注之海九河濟漯皆取北方水也又次南決海水漢水排淮水泗水而注之江天下大水則有此四水而數者皆導其流而注之江海之中然後大地皆平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也

禹導九河入海圖



禹疏九河圖



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
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
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此與集註
小異吳氏曰曰簡曰潔集註與爾雅簡潔合為一而其
一則河之經流殊不可曉然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
澗路滄洲境內今存有五六處何得盡湮入海南皮縣
有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未為非也

帝太康

雅德曰太康失邦五觀胥怨其兄之不道而弟怨之
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固如是也小弁人子之為詩
也是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
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耳於其親不
得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為怨亦有道矣思
而怨怨而不訐是故虞帝怨申生亦怨豈若匹夫匹
婦自經於溝瀆而人莫知之歟方幽王之昏也將放

其太子宜曰而殺之夫為人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已于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而不怨小弁之怨親其親也親親仁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於此猶得而相忘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禦務急難誰如兄弟至于失國而不怨則亦路人而已矣

小弁

既在發揮嗚呼予於五歌見五子之賢而可哀也古之為

會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三者備然後出會者所以講信而修睦也猶必仁者以為守而後出洛表遠矣十旬久矣雖無后羿蕭牆之變起矣鄉使太康棄國不務五弟之中有一人焉為之守吾知夷羿之不作夷羿雖作亦可以不亡矣曷至五弟皆從傾國畢出以至於覆沒而莫之救邪柳莊曰如皆從孰守社稷太康之萌侮于是甚矣五子安得而不怨哉

帝少康

天下之亂未有如夏氏之久者也羿浞之篡蓋歷四世幾于千百年其根株可謂固矣少康之初以夏遺孽布德兆謀旋收其民而用之蓋五十有餘載然後始克復祀是豈商周漢唐中興者比哉皇父謚以為少康之興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漢再命不階成旅平暴反正續漢書謂復夏尚有虞思伯靡內外之助光武起自匹庶靡有憑藉以數千屠百萬克復炎漢

無以加之是則俱以過少康矣豈亦未之思邪大抵
因時特起者易為功而誅鉏積難者難為力故論成
敗而不徼其時勢之難易而惟其一日之功言之未
見其可也羿浞澆豷皆積年在內盤錯強梗之姦而
王朗王尋者乃一時在外崛起不根之盜其難易固
不可同年語也世之人有所席則有所懷無所顧則
無所賴是故懷寶越都者競競一踣惟恐失之而為
計俞拙罄身摩壘者滔滔獨往無所顧惜則其從也

輕唐神堯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其子孫不能以天下
取河北光武之興亦可謂因時而特起矣一成一旅
惡得以是殿成功哉以數千屠百萬是直一時之幸
又可論之常勝之家邪於乎喪亂百年民心亦離夏
矣涎殪之強梗以南征北伐之威討之猶懼或殆以
光武而誅鉏希不傷其手矣竊尚論之后少康之志
與夫辛苦艱難越句踐可畧似之光武不足媿也雖
然禍亂之小大抑又懸矣彼高貴公之以高帝為論

劉知幾之以劉蜀為比擬人其倫于是為爽

帝杼

甚矣人有肖其祖也夏禹長頸鳥喙少康亦長頸鳥喙越王句踐亦長頸鳥喙非惟貌之肖也自夫椒之辱棲身會稽以致姑蘇之霸其辛苦艱難又何與少

康無異歟

兩越之分
備國名記

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族也

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為稱也

春秋書侯伯俱從其

寔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謂吳楚夷也哉聖人貶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

人一視同仁也亦人也何貶而況吳楚亦皆先王之後
耶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上無二王而此四國嘗稱
王矣筆削之際于辭弗順故變之而曰子示不可重
書一王非有貶也禮婦人明旌初版有封書定封無
封書夫人亦是意也或曰滕侯來朝以其臣楚杞侯
來朝以用夷禮故悉書子斯亦繆矣二國當時固自
有說非
示貶 奚以信曰不志葬凡葬必以寔所以正其終

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

若書越徐吳楚之君將何以為辭此不得而不子之

非貶也

春秋螽夷雖大曰子昭二十六年楚
子居卒定十四年吳子光卒是矣

左氏曰

其葬偕奚獨四國之葬偕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聖人豈徒較其區區毫末之僭哉

春秋雖邦杞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

不書知難乎其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越王卒葬正則是與先王無異矣故必子之

帝堊

於乎夏自少康而後周自宣王而後皆累世循常政
事無大過人可傳於後世者何邪豈非先王之後紀
綱大定法度素著苟非孱虐惛悖則雖以庸常之君
守不變皆足以保其宗社而太平之後富庶之世雖
以中材之主血氣未定作聰明事改作厭鈍騁駿以

乘快於一驟而乃蹶而遂不起與由是觀之任智者固不若愚而騁駿者未必如跛也蜚廉終日馳不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錫而危然深坐以觀焉者常自若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致中和而不於其未發之前求之則其所見無非喜怒之與哀樂其去中也遠矣而況以淫于游于畋于觀于逸以害其心哉極欲易衰省欲難老此天之常道也是以古之聖人不殖貨利不

邇聲色土階茅茨惡衣菲食而不徇乎其外紛華盛
麗以堯禹湯文之君為之應未害也而數君子必不
為者知其蔽物累德而無益於已也好大喜功澤車
美室作章華建極殿晝夜照作架瓊而結綺與夫爵
蒙犬馬刑及矜孤殺夫而奪婦者皆以速亡而亟斃
則庸常之君守而不變有足多矣嗟乎耳目之官不
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故君子於此不
可不致於學萬乘之主不致于學不知性命之重道

德之尊而為耳目情欲之所牽後以兵刑貨利膳服聲色賊其身害其政而致于滅亡夫死者可勝痛哉然則人臣之欲以生事動其君與人君之欲大有為者可不為之却顧而深思耶

帝甲

漢儒之言左氏以五靈妃五方行而為之說龍為木鳳為火麟為土白虎為金神龜為水水生木水生則木王木生火木生則火王土與金水亦復如是皆修

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水官修而龍至木官修而鳳至
火官修而麟至土官修而白虎至金官修而神龜至
於是又為說曰視明禮脩則麟出言從義服則龜游
貌恭仁成則鳳來思睿信立則虎擾聰聰智得則龍
見皆言修母以致子其為祥瑞之說也蓋如此可謂
屑矣雖然天地之間不離乎五拓而言之則是理也
故東方多龍南方多鳳西方多虎而麟游乎中土北
方一六虛危無位是故神龜藏六而神顙頊王者之

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而招搖大角乃在
其上斯亦以其粗爾至於其微則有能言者矣後世
國不脩其官官不辦其事而小大之政闕故傳曰水

官棄矣而龍不得生

王者之行亦以南面言蓋前旗
後旒左旂右旗而招搖斗柄大

角軒轅麒麟之宿太
常居中建四方也

路史卷二十三